文

雅亭集 利



雅亭遺稿卷之五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五目錄 終

雅亭遺稿卷之五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宋史筌編撰議先是上在春邸以宋史煩冗迺於視膳之暇親御朱墨而筆削之釐爲八十卷名宋史筌御極之後命直提學沈公念祖撰義例甲辰公除積城命擕至官更加校正凡四年始完義例中亦有承命追改者

宋史之厖雜其弊有二總裁之不學也撰進之太促也總裁脫脫稍有學識而阿魯圖則其自奏曰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云其鹵莽如此至正四季始纂宋遼金三史翌年進呈其忙迫如此柯維騏宋

史新編閱二十年始成惜乎其不傳也修史官揭徯斯附歐陽玄之私情違楊維楨之公議幷列遼金以爲三史玄非外藩人主論乖刺其罪不容誅而維楨新編始辨正統功亦不少也歟

帝紀志傳之綱領也記大事者欲其統會立書法者欲其謹嚴而宋史本紀尤失體裁故芟其冗衍務歸精約汰其疊複庸期齊整間以續綱目續通鑑補其闕漏

南郊圜丘其號雖殊其所祭天則一也本紀或曰南郊或曰圜丘極其錯雜故幷改南郊

本紀中皇后太子崩薨必書而妃嬪宗戚之薨卒不書宰相執政之在位而薨卒者必書以知替代其他諸臣不書薨卒

本紀所載詔命小事秪稱詔云云命云云而事實稍多者或稱詔以云云或稱詔曰云云

本紀中宰相執政拜罷考其年月一一書之本紀本傳及宰輔表互有異同詳略不齊故細加攷訂期於歸一本紀中外蕃朝聘使价往來無遺書之而遣使賀外國僞太后生日則曰遣某使某國賀其母生日

舊史稱太后稱生辰甚至禮志有曰大中祥符二年

北朝皇太后告訃使來今改以契丹主母殂告訃使
來
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號顧炎武以爲今之君子旣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其言可謂明白痛快炎武又稱後主爲末帝盖因劉知幾論後漢書劉玄列傳以爲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之言而發此議也嘗攷萬斯同撰宋季忠義録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炎武斯同皆 明之遺民也其論議撰述實有深意故今修史筌不曰帝昺特書爲末帝焉

后本紀以妃追册爲后者亦載于紀而惟祔太廟者預焉至若眞宗潘后雖不祔廟乃是潛邸之夫人故特載紀中如仁宗張貴妃之類雖曰追册爲后卽一寵妃而亦不祔廟故不爲立紀而附之

年號之大中祥符太平興國秖稱祥符興國甚無謂故一一具書亦有年數加書者假如景德但有四年而或稱五年之類甚多故指一釐正

宋之官銜最爲冗長官至宰輔者或有事實無多而履歷連書幾至二三十行故段段以歷官某職累遷某任爲例務從省約

宋史生澁如韓琦傳不入中書堅辭位堅改以固王
嗣宗傳會愆雨改以會天旱王古傳噎崇寧黨籍墮
改以罹薛艮顯傳贈恤艮渥良渥殊厚之謂而欲典
反陋故刪之王曙傳隋東皐子績之後也改以唐大
樂丞績之後也查道傳深信內典改以深信佛書徐
起傳賑餓殍餓殍是僵死者安用賑活改以賑飢民
聶昌傳本厚王黼改以素善劉昺傳討定彝器改以
鑑定如此改正不可勝記
宋史脫漏如何㮚傳金人再邀欽宗欽宗有難色㮚
與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此一段見落而論曰再

詰金營臬實誤之與傳相違考通鑑續編欽宗再幸事補錄劉應龍傳秖書知崇寧縣不書他官履歷中間忽書按劾丁大全攷大全傳有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云云遂添書監察御史於應龍傳至若劉琦錢顗傳不書登第及他般出身之事而官則侍從也如此者無路塡補姑闕之

宋史重複如韓綜傳末旣書子宗道爲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因書綱子宗彥云云又書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滕宗諒傳附劉越而越傳中又附宗諒宋綬傳第三行旣曰博通經史百家下

段卒後又書博通經史百家如此處逐一刪改至若韓熙載旣載于南唐世家諸臣傳又載于文苑傳故文苑所載者拔之林霆旣載于儒林傳又載于忠義傳今刪忠義所載而移載于文苑程師孟已載于列傳第九十又載于循吏故循吏所載者拔之

志傳中廟號初現書某宗其後累現秖書帝若更一朝則又書某宗及帝如例

宗室世家依王維儉所定宋史增理宗考榮王希瓐而希瓐無事實可書考宗室世系表自冀王惟吉以後七世及理宗卽位追封榮王事爲傳附載于燕王

德昭之派宋史第四百十三卷趙汝談等七人連書
立傳全沒體裁亦考世次移附于各派之下
外夷傳在在譌誤而高麗尤甚年紀名號動輒紕謬
事實俗尚舉皆顛錯故以高麗史王世家爲標準而
改撰焉
高麗西夏遼金蒙古雖曰外蕃係是大國故俱有總
論其餘蠻夷仍舊史不爲立論
李全即一盜賊而其傳分上下編凡三十六版楊愼
譏其文獘今刪汰爲六版
程珦朱松事行學識眞正名儒而至若珦識周敦頤

於獄掾因與爲友後又薦官使其二子從遊焉松私淑楊時托其子於所善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有宋之大闡儒學寔二人之功也然宋史道學儒林不爲珦松立傳大是缺典故取其行狀別立二傳

藝文志書名之錯繆卷數之譌缺撰人之舛誤部居之棼複一一釐正以馬端臨經籍攷鄭樵藝文略參互攷証秖取宋人編纂者而御撰諸書必錄之于部首諸臣所著不盡拘時世次序至若撰人名亡及有書無卷者別附于每類之下而詳註焉

宋史當別立傳而不立者甚多故詳攷分別如樂史

自樂黃目傳剔出立傳于文苑王則自明鎬傳剔出方臘自童貫傳剔出而立傳于叛逆之類也

儒林傳胡寅胡寧胡宏李心傳道傳兄弟次序倒錯故釐正大抵親屬如舊混載傳中當附而不附者另揭傳外不當附而特附者故隨輕重而正之

天文志雲陰之陰字或曰陰或曰霒而霒與陰一字故舉改以霒他皆倣此

高俅本蘇軾小史因王詵得幸於徽宗官至使相而能不忘蘇氏佞幸中稍具人心者也採摭王明清揮麈錄所載俅事別立傳補佞幸

元吳立夫撰桑海錄明程克勤撰宋遺民錄李小有撰廣遺民錄萬斯同撰宋季忠義錄今其書不可得而續則博採羣書牽連而書之爲遺民傳嗚呼宋社已屋而版圖盡爲虜有惟遺民者隱忍畏約孤行孑立嘻嘻咄咄如癡如狂隱然爲蒙古之勍敵何其壯歟讀遺民而不歔欷飮泣者非忠臣志士也

李楷曰宋之存亡爲中國之存亡旨哉言乎然蒙古匪惟亡宋亡中國而已實亡宋史與中國之史也史筌之作紀二帝傳三虜添姦臣蒐遺民此其大綱王者之起必有取法者矣是奚但存宋史抑亦存中國

之史也與　高皇帝廓清元虜再闢乾坤匹美偉烈
猗歟盛哉
刱業之君追尊先世昉於有周而漢之高祖只生尊
太公爲太上皇肇稱極尊之美號洵爲萬世之典禮
當是時昭靈夫人雖不在世而係是高祖之父母則
太上與帝等而昭靈與后齊也然司馬遷史記不立
紀傳蓋理不可屈而史不可私之微意存焉魏志晉
書始置操懿於本紀之首何其悖也宋史追尊四祖
不立本紀而略叙於太祖之紀惟杜太后則載於后
傳之首是由生時得稱尊號而然也歟然則匪惟有

違於遷史之微意或以太祖父母之存亡低仰其史法則乾坤之位不定矣帝王之孝不全矣若倣金史別撰僖順翼宣四祖爲世紀置諸篇首仍列叙崔桑劉杜四后於諸后之紀尚或可也然其事蹟不可復攷則今於杜后本傳各以事類分編於太祖太宗本紀之中亦惟愈於闕宣祖之紀而存杜后之傳也

公主之號始於周之中葉嫁女于諸侯以天子至尊不自主婚故使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歷代因之宋朝襲漢唐之制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或以美名或以國至祖姑而或加兩國政

和三年蔡京建議始改公主爲帝姬加以美名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列朝諸公主皆追改爲帝姬焉周姬姓故謂其女曰王姬其時諸侯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子曰姜今宋之趙氏系出於嬴則不當稱姬也明矣蓋王安石以周禮爲理財之書如行青苗之類皆有所因而京紹述安石期盡行之圜丘方田之類是也至於改公主爲帝姬而極矣京又請免茂德帝姬見舅姑行盥饋之禮徽宗不從焉噫小人之心殆不可知也南渡以後始復公主之號故公主傳惟徽宗之女稱帝姬以見一時之制

云爾

武藝圖譜通志凡例 己酉五月 命公及朴檢書齊家同纂詳見于附進說中

韓嶠武藝諸譜六技一卷並前後增總二十四技
賜名武藝圖譜通志今旣蒐輯衆技博引羣書奄成
一統其於名例若不改正則本末易混主客莫辨故
倣大典通編例隨其舊新標以原增其目則以小字
書於下其文則以大字標於上旣標於上則雖更端
不爲疊標互蒙上文然後命名通志之義始爲明晣
若有辨証小則句間雙書案云云大則別行低一字

書案云云凡原增字案字皆加匡白文宏綱細目悉
禀　睿裁
博攷　列聖朝建置軍門編纂兵書及內苑試閱倣
前史本紀年經月緯逐事排次命曰兵技總叙別爲
卷首但古今所記詳略不同故無年者只書某　朝
無月則姑闕焉內苑試閱之逐年疊行者曰歲以爲
例參差不一見者曰後亦如之至若　御苑御堂之
或書或不書槩從試藝日記
兵技不出刺砍擊三法故今以槍刀拳三技爲首各
以類從交戰出於倭劒因以附之馬才近于擊毬次

其下騎步冠服圖說又次之各營技藝傳授各異作考異表附于末

參閱諸書器械圖式若有製様可以取法勝於今式者則先圖華式次圖今式又有倭式則次于今式以備照式改造

原書器械圖解皆從戚書截出而圖傍縱横細書者此編或展爲大書故節略湊合之間或有一二字倒揷更定者取其語簡意完

戚氏紀效新書茅氏武備志俱爲是編之表準匪比他書之泛引者故他書則曰某書曰云云至於戚茅

之書特書戚繼光曰云云茅元儀曰云云匪曰畢之以示慣串習尚之意又撰戚茅小傳載于卷首俾人人知其事實

採摭韓嶠事實訓局緣起合成案說一篇載于技藝質疑之下使前人刱始之功久而彌彰

此書欲使將領卒伍人人曉暢故或有僻字奥文另註音義至若人物輿地器用動植之倫約略註解而平常者不足費釋稀僻者不必强疏用除繁蕪務取清簡

槍制宜審桿材劒制宜審鐵品故古今各國桿木及

煉鐵之法並次槍劒之下以資擇用
原書有藤牌而今制無鏢槍盖刀鏢與牌相隨然後可攻可禦今附刀鏢于藤牌之下
雖非今人所肄習而如劒勢及棍法拳法可資擊刺者博攷諸譜各次其下
舊圖或有左右失勢長短違式者今逐段審究人物則別其衣紋向背形名則辨其圓尖銹滲
步軍冠服舊圖依戚圖帕首急裝不解其色㨾今皆釐改
舊書所繪各技步軍一張一面或二或三或四人數

不同昡於究審今則一張兩面各作上下兩格上格書各技之勢下格繪人無過二箇馬上諸技依舊一面只一人

圖在下而譜在上譜說不得不隨圖分合步軍則雖並立一面而有別爲一勢者必圈其譜以別其第二人如倭劒千柳流柳彼流銳刀舉鼎點劒之類是也其在初行不與上文相連者不圈馬軍則有連上文總結之語而文旣分屬有若專屬下段者然如月刀左顧一揮下有右顧一揮者三次之類是也此則又當連上文看

舊譜有散圖而無合圖今倣武備志諸勢總譜例作
譜而武備志之圈書勢名者悉代以圖又依輿圖百
里尺瀍承以棋盤影格以均步法
舊書總譜退則順書進則逆書殆有甚於貝葉之旁
行今悉圈其勢名綴以墨線隨其地勢書其起終使
縱橫環轉逐路尋線瞭然可得
原書諺解錯置圖譜之間未易繙閱今剔出諺解另
編一書附之可以便覽離之亦足單行且其話頭古
今有異都鄙相混故一一釐改而器械制度及新撰
解說姑不翻譯以就要約

鋭刀既以茅氏勢法爲圖譜而與今連習之譜逈異故不得不以今譜別作總譜又別作茅說解使已習者不廢所學未習者知有所本

棍棒甲乙之勢最多相類故刪其文只曰某勢至某勢同上云云而諺解則欲令易曉故並依本文疊書

武藝圖譜通志附進說

本朝兵制始備於　光廟浸盛於　孝廟而逮我
聖上宏綱細目莫不畢具凡郊幸大閱以外武臣之角射衛士之較藝歲有恒期月有常程萬幾之餘以試以勸大聖人不自暇逸貽謀經遠之略可謂盛矣

上之十有三年己酉秋　上召諭臣德懋臣齊家臣
東脩等曰武藝諸譜所載棍棒藤牌狼筅長槍鎲鈀
雙手刀六技出於戚氏新書而　宣廟朝命訓局郎
韓嶠遍質東征將士撰譜刊行者也　先王己巳
小朝代聽庶政歲己卯命增入竹長槍旗槍鋭刀倭
劒交戰月刀挾刀雙劒提督劒本國劒拳法鞭棍十
二技纂修圖解作爲新譜語詳　顯隆園志于即阼
初元聿追　先志始命並前十八技肄習試取又增
騎槍馬上月刀馬上雙劒馬上鞭棍四技今又以擊
毬馬上才附于其下猗歟　列朝編纂兵書建置軍

營締造鞏固計無遺策然器仗之式擊刺之法顧未
有詳傳騎曹訓局御營諸軍或習焉而勢有同異踵
訛襲謬非細故也及今無事之日編成有用之書則
敵愾禦侮可期實效玆以武藝新舊譜二十四目盡
畀爾等看詳編摩賜名武藝圖譜通志爾等其博蒐
廣考以爲疏解發凡起例正其體裁凡厥得失亦復
論斷使其段落更端毋或兠攬混淆俾揚前輩之美
意毋貽後人之譏議焉因命閱書局于壯勇營出內
府兵家二十餘部以資考檢亦有名物事文可以旁
引百家者命臣德懋繙閱閱古觀秘書臣齊家則撰

輯之暇繕寫鐫本臣東脩與營校之知兵者察試拔藝董飭開雕三閱月而工告訖書凡五卷臣等竊伏惟念古之以書生談兵者若杜牧陳亮唐順之之流皆能通經學識時務口陳手畫磊落慷慨讀其書凜凜猶有生氣至如我朝之韓嶠白衣爲郎世推國士無論其有開翻武藝之功卽其周旋於駱千斤劉大刀之間者已足以發奇偉之觀而長志士之氣矣臣等碌碌學未通方才不適用方之古人無能爲役於萬一而惟我 聖上思深聽鼓歎發撫髀搜幽闡微惓惓於韓嶠之書至使臣等發揮潤色流布永久編

摩之際輒飭臣等毋或掠其美而掩其善大哉言乎
臣等每奉 聖諭未嘗不攢誦而激昂使嶠而有知
寧不鼓舞於泉下也臣等謹考班固次兵家流權謀
形勢陰陽以外別叙兵技巧蓋習手足便器械積機
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新羅之武烏兵法高麗之金
海兵書逸而不傳今不可攷而中國歷代器械之書
亦或不傳言制造者莫詳於考工記而辭義奧邃六
韜有兵用篇略而不備惟宋朝曾公亮武經總要兵
器圖式最號精該王氏圖會戚氏新書茅氏武備志
及圖書集成戎政之典咸宗是書而韓嶠之書旣出

戚氏源泒明白有圖有譜按而行之如指諸掌亦可謂有用之學矣或曰兵者智謀而已矣陳猶未耳況於器哉故曰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彼回旋踊躍嘷號示勇者一人之敵耳奚有於勝敗之數哉是則有大不然者嬰兒持劒賁育避匿者畏其器也孱夫之一擊勝於勇士之百打者得其勢也故有謀而無陳與有陳而無器有器而無勢均之不可以爲兵方其兩陳相接彼之刀必剸而我之鋒已折敵之甲不穿而我之矢已鈎當是之時雖使玄女握機風后司命猶鷙鳥之鎩翮猛獸之剪爪將無所施其智

謀矣此圖譜之所作而爲今日之急先務也是書旣以 列朝所撰兵書該載卷首而 當宁御纂兵書如兵學通隷陳總方已刊頒者外内府謄本猶數十餘種臣等循次編錄則 上以事近夸耀不許至矣哉我 聖上撝謙之德也蓋嘗論之兵學通爲營陳之綱領武藝通志爲技擊之樞紐夫通者明也該也體用互須本末相維談兵之家捨此二通亦奚以哉譬之於醫推驗運氣診察經脉陳法也草木金石器械也烹炮劑研擊刺也若曰運氣經脉識其大而已安用彼區區藥料之佐使云爾則膚師而止耳夫我

國之人讀書者徇空虛而略名物制器者溺見聞而昧度數百藝窳荒不師古昔雖有忠智強力之臣徒手馳騖何補於事哉今我　聖上撫熙運而御至治文置奎章武設壯勇神明禮樂煥然改觀破膠固之習適弛張之宜以至一藝之工一事之微莫不濯磨淬勵綜核名實則通志之書特制作之一耳雖然百工之事大抵皆出於聖人故三代之器逾古逾巧古之名將皆有巧思史稱諸葛箭袖鎧五石弩射之不入都穆評漢檜精緻歎古人作一器未嘗苟且今我國方數千里據山海之利地非不足矣倭人購晉州

之鐵鍊成實刀哥舒二年之木北使得之以爲珍則林不改求矣駱尚志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數年之內可得精卒數萬則民不異於曩昔矣苟能董百工以治其器募良師以習其藝凡在登壇制閫之列荷戈執殳之流悉能按圖考譜通其術而究其用則可以策全勝於不戰垂鴻烈於無窮國需楨榦之材家播干城之詠矣夫獅子弄毬跳踉偃仆終日不休及其搏象搏兎皆用專力者毬之所推也倭人燕居前置藁枕手把木刀開漫擊枕以習其勢技安得不神乎夫兵不得已也然聖人用之以禁暴止亂之義則

未始不與利用厚生相爲表裏故春蒐秋獮所以簡其馬也鄉飲之禮所以習其射也以至投壺蹴踘之戲莫不有微意存於其間則是書之作又豈特兵家之一事而已哉推而廣之凡農圃紡織宮室舟車橋梁城堡畜牧陶冶冠服盤盂民生日用之具所以事半而功倍者擧將牖其迷而導其俗紹周官之遺則襲華夏之舊制朝廷講實用之政黎庶守實用之業文苑撰實用之書卒伍肄實用之技商賈通實用之貨工匠作實用之器則何慮乎衛國何患乎保民也哉臣等躬逢右文猥承纂次之任豈直爲托名文字

之榮而已萬世昇平永賴我 聖上止戈之化云爾

兵志周軍制論 辛亥七月 命纂輯 國朝兵制開局於秘省與柳檢書得恭朴檢書齊家同纂其歷代外國兵制下段各附論說公有周唐明倭四論

王宮內外不可不嚴密故周自文王以來謹於內治宮正宮伯罔非正人綴衣趣馬亦惟吉士非王族則皆功臣之世與賢者之類爾是以奉燕私則從容養德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虎賁八百人卽天子之親兵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與六鄉之軍無事則散有役則召不同焉者重宿衛也夫天子六軍見於夏書胤侯之征而大司馬之職唐虞之際闕焉無聞以其古

者兵刑合爲一官然夏承唐虞則古亦有司馬之官而其制不可攷也制軍之政至周大備以田定賦以賦出兵征伐隷之司馬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郡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寓兵于農寓將于卿父子相繼無招募之繹騷而額不缺耕稼自給無廩餉之經費而食常饒有事調兵則天子以一牙璋發之六軍之命制于至尊事已則爲軍將者蕭然釋兵亦何患乎乆握戎權飛颺跋扈有如後世所謂强臣也哉若其聯比挨次大小相維六鄉在於百里之內而爲正軍六遂在於百里之外而爲副倅合之

則當爲十二軍而以其迭用故常時秖是六軍七尺六尺之征以其才也六十六十有五之舍以其齒也每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羡卒以備更休皆寬民之力而亦有校閱之制田獵之禮坐作進退以講武也刺伐擒縱以簡衆也可見聖王居安思危之意吁其至矣蓋成周制軍之法此其大略而萬全無弊可謂盡善然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爲兵兵安得不惰聚兵而專將將安得不驕管之丘甲齊之內政晉之三

行鄭之丘賦楚之荊尸逾變改而逾僭擬蕩然無復周王之制至於秦之上首功而生民之禍慘矣

兵志唐軍制論

府兵之制昉於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倣周典置六軍合爲百府隋因其舊定其制爲十二衛至唐而始備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六百三十四府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其爲利者八中外相制上下相維一也民無失業可以省養兵之費二也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三也無事則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兵則寓農于

兵是兵農雖分猶不分四也更代番休無長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困五也兵興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于朝釋握兵之權六也兵不精者罪其折衝與刺史責任旣專則士皆素鍊七也兵皆土著而安業顧戀宗族人自戰家自守無逃亡轉徙之患八也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昇平日久府兵漸壞爲人所賤百姓耻爲之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張說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此府兵之

始變也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變廢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糗糧并廢此府兵之再變也李泌欲復府兵而未果也憲宗中興亦宜復舊急于近效不爲遠圖惜哉自府兵壞而方鎭盛玄宗之西狩代德之播遷所藉而興復者方鎭之力也能禁方鎭之不强盛而逆命得乎方鎭旣盛而天子失權恃以自衛者惟禁軍安得不增置羽林龍武神策神武等諸軍乎方鎭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舉以委之悍將得兵權以劫天子禁軍之盛也蔵姦民蓄逋逃無勝兵

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僖宗以後方鎮與宦官相爲仇讎天子右宦官則召外禍右方鎮則啓内釁推其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蓋府兵耕戰之兵也彍騎召募之兵也耕戰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壞于天寶之怠荒非彍騎之禍也

兵志明軍制論

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 皇明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蓋 太祖久歷戎行洞悉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内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

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旣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有唐府兵之遺意衛所都司猶唐之折衝府也五軍都督府猶唐之十二府十二軍也其法最爲盡善唐一變爲彍騎明一變爲團營皆不得不變者也然初制不可復弊遂以痼團營之制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而歷累朝更營制威益不振 毅皇帝集九邊家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帝自爲大將軍而十二營之號因自如嘉靖初兵政廢弛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僅選三萬騎號東西二官廳

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之私家後罷十二營復并爲三大營然弊源已深不可以救矣大抵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外蕃充斥奄竪降於闕門禁軍潰於城下而國統遂墜矣

兵志備倭論

日本地形如人守遶我國東南二海東海比西海尤深常多大風水性悍急絕無島嶼無以避風經宿且白頭山大麓濵海而北迤南走自慶興至平海無一平地故東海自古無邊虞惟高麗高宗戊午東眞餘

孽以舟師來圍高城之松島而已自文宗以後倭寇始作而止於嶺南海沿忠宣時至犯湖南之羣山楸子等島忠定時至犯京畿之三木紫燕等島恭愍時至於海西之鳳山關西之宣川大抵西南海沿無歲不侵而關北嶺東一不入寇至恭愍二十一年始自咸興轉入北靑爲萬戶趙仁璧擊破二十三年寇江陵及東界諸郡辛禑九年又自江陵入淮陽至洪川又入咸興端川洪原北靑我 太祖征之大破於咸興之兎見洞此非陸奥伯耆之倭直渡東海者而乃平島對馬之賊來自嶺南寧海丑山島而入寇焉陸

奥最近我國倭人言壬辰秀吉之入寇也時未得薩
摩故不敢從一歧欲從陸奥以北而别有海路浦泥
沮洳鋪竹籬四百里欲渡兵馬猶畏其陷溺而未果
云日本東北海中有蝦夷國一名獲服一名日高見
國又號毛人國其南海浦名松前即志摩守之城居
至陸奥之津經海上一百五十里自松前至曾宇夜
三千八百里即蝦夷之北界至加良不止島四百三
十里即與靈古塔東北三千里飛牙喀地方相接飛
牙喀人衣魚皮以犬負載地常泥濘一人足踏犂地
皆動菰蒲彌滿居人乘橇以取鴈卵蓋倭人指此地

謂秀吉鋪籬欲渡遂誇耀我人也蝦夷衣獸毛飲魚腊鬚長如蝦行無足音登高行險捷於禽獸能行水底勇悍無比箭藏頭髻刀佩衣中草烏頭藥塗鏃射人肌膚腐爛急剝瘡皮研傅生蒜始得不死嘗侵掠日本王子武尊討平之仍爲奴國壬辰之難加藤淸正深入北關獲松前人世琉兜宇須者其人風飄留居濟州三十年淸正得之甚喜以嚮導改名後藤次郞近世東萊人亦嘗漂到蝦夷而還則蝦夷之境與我北關相近籌邊之臣不可以不知至若阿蘭陁雖非我之隣近亦不可以不虞一名荷蘭一名紅夷亦

日紅毛在西南海中距日本一萬二千九百里其地近佛郎機深目長鼻鬚髮皆赤足長尺二寸常擧一足而尿如犬習西洋耶蘇之教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樹五桅或八桅置二丈巨礮發之可洞裂石城世所稱紅夷礮卽其製也爲海中諸國之患　明末據臺灣後爲鄭成功所敗嘗往來交易于占城呱哇等三十五國自爲都綱每年六七月船載各國珍品異物來泊長碕互市倭人以我國人蔘詑爲土産而餌之博其重貨　孝宗四年有漂船泊于珍島淤歘幾半餘者三十六人轉泊濟

州不通言語文字我人但稱西洋或稱南蠻竟不知爲何國人先是有吉利施端者從蠻船來泊日本島原以耶蘇之教誑惑民衆祝天廢事惡生喜死關白家康捕斬之小西行長亦坐誅　仁祖十六年行長家臣五人被竄于島原者復煽動邪教徒黨至三萬六千人襲殺肥後州太守關白發兵勦滅仍約我國詗察餘黨之往來海沿者至是濟州人見漂人試以倭語呼吉利施端則漂人皆歡喜　朝廷遣譯人朴延來審延亦漂人隷於訓局本名胡呑萬改稱朴延延見漂人叙話垂淚漂人皆願服屬遂分隷于京外

諸營有善星曆者及善鳥銃大礮者十四年留置全羅左水營者八人潛乘漁舟逃至長碕對馬島主書契有曰阿蘭陁即日本之屬郡而今留貴國者八人逃來長碕又曰其餘留在貴國之人必是學習耶蘇者執言恐喝要索權現堂香火之資我國雖始知漂人爲阿蘭陁而亦不深辨其非日本之屬郡也日本狡悍爲我强隣而駕馭蝦夷牢籠紅毛唯其指使如虎傅翼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患生於所忽平常無事之時不可不商確四方蠻夷之情狀亦不可以窮遠荒絕忽而易之也

奎章全韻凡例 壬子三月以場屋頒行韻書多鹵莽命改撰務令繁簡適中乃以四聲分四層古叶古通多取邵氏韻略

三韻通考未知緣起似是 世宗朝命儒臣纂定者至今爲藝苑之懸法且其三格橫看倣古表譜之例至爲簡要然但四聲昉於沈約則硬定三韻名實不協故今定四格併編入聲今韻平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章黼韻學集成始以十七部分係于三十部蓋入聲雖是閏聲究其中聲犂然調叶但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無入聲今定四聲概從章氏而閣臣徐命膺編奎章韻瑞已有此例

三韻通考盖出於禮部韻略韻府羣玉洪武正韻諸書而所收至約註解不過二三字操觚者奉爲甲令士不宏博諒非異事金濟謙與成孝基同編增補洵爲近正無論原韻增韻間有稀僻不刪一字者以其行世已久人皆貫串也故今又續補仍與舊增彙次于各韻之下較今中華所用古今韻略康熈詩韻不甚零星反復勝焉註解則博證羣書較舊頗詳如舊註只稱木名草名水名地名之類已極疎忽其餘事物名義盖多脫漏逐字添註略悉梗槪字體則壹從正韻字典點畫偏旁往往釐正務盡謹嚴以爲朝野

之模楷

蒙古亂華音韻舛譌　高皇帝旣定天下命宋濂等壹以中原雅音更定之今編韻書就洪武正韻字母而從四聲通解諺飜之音東音則律之以字母之法各字註解之下以諺字書華音圜匡東音方匡俱鐫白文不煩更書見溪等字母德紅等翻切而一諺字足以該括亦甚簡便近世一種韻書以諺字大書東音其下小書華音位次倒置有欠正名故一切改正而不從

近世朴性源正音通釋華音則不删俚音東音則特

揭俗音寔爲適用之書而今編韻書務從典雅故至若華音之兒音올二音을之類明是蒙古遺音幷屬删汰東音之俚俗者人皆自知何必更說然今編韻書爲詞林之木鐸正音通釋作鞮象之指南與之幷行固不相悖矣

洪武正韻排韻俱用字母之次互相爲統今倣其例以諺書俗稱反切之次爲定一字互見於平上去入者字傍平則標○上則標●去則標D入則標◗互見他韻者註部首字加圜匡一韻內字同而音義不同者註諺音加亞匡同字異形者註全或籀或古或

俗非同字別義者全字下註別義異字通用者本義下註全字一字而通用二字者書於二字之間註全上全下

諺字一依四聲通解而俗所謂反切人皆易曉其中另有字母音所用難曉者如全清精字用ᅎ照字用ᅐ次清清字用ᅔ穿字用ᅕ全濁從字用ᅏ牀字用ᅑ左右側畫互有長短隨字母而不同難詳見於四聲通解字母圖人或疑眩故姑拈數段以示槪略侵覃鹽咸四韻終聲華俗皆呼爲ㄴ而正音通釋從之惟四聲通攷通解皆用ㅁ今從之

古昔有韻自六經始而屈原離騷揚雄太玄焦贛易林莫不有韻漢儒皆能通曉沈約拘以四聲古韻失傳唐人精通古韻者惟杜甫韓愈白居易柳宗元至宋吳棫作韻補始有成書朱子嘗取之以釋毛詩離騷邵長蘅韻略爲近世通行之書而各韻之下編吳氏韻補及楊愼轉注古音與長蘅所自補若干條今約略抄附俾藝苑墨客略識全豹之一斑至若按而行之則顧炎武音學五書在耳茲故簡而不詳亦係潘恩詩韻輯略例姑削註引只著書名且特揭翻切不標諺字者若因翻切華音固可繹而不敢以諺字

勅定東音慎重故也

古韻通轉諸家聚訟平聲之庚青蒸侵皆可通眞而眞與先不相通入聲之陌錫皆可通月職緝皆可通質而質與月不相通此即吳棫韻補例也近世詩人吳偉業最喜邵長蘅韻略證諸古樂府及杜韓詩又質諸李因篤顧炎武定以東冬江相通眞文元寒刪先相通蕭肴豪相通歌麻相通陽無通庚青蒸相通尤無通侵覃鹽咸相通上去入視此爲例蓋亦不易之論今以次附于各韻之下

五七律絶謂之近體近者非古之謂也不許通轉格

法截嚴俗用一入一出謂之進退格或結句單通謂之平沙落鴈原係陋習不當效法五七古詩始可通轉而亦不必用古叶至於賦頌銘誄箴贊之類可以略用古叶譬如彝器之陳敦壘雅樂之懸鍾磬不廢古色古響東人全不察此强稱散韻唯口是矢縱有合作不可入選至如七言古詩押韻耀奇騁險以排奡爲致者不妨以一韻到底而歌行興托亦須迭用四聲每以平聲偏別然後音節頓挫古之作家大率如此

我東科詩頗具音調蓋亦古詩之流然古詩則通押

入聲科詩則一切不押豈非陋規且科賦不拘四聲隨口通押命曰嘴韻無所顧忌至於增韻固多好字如支韻之觭字獅字之類及其見於經傳之字本非迂僻而不敢通押亦甚無謂自今至試者詩則許押入聲及增韻賦則依例通轉俾存界限期還大雅

祭妹徐妻文

惟我兄弟男女四人長汝六年我生在辛汝暨汝妹丁卯戊辰功緦丁丑其生最晚不及見妹幼時婉娩婉娩遨嬉森然在眼負必二肩攜必雙手餅餌中判果蓏半剖丹鉛粉墨分劑左右芳菲花葉句排北南

我念經史雙坐呢喃三綱五常幷解同譚荒年糲食
先妣多病播遷江干歲在乙丙糁麴淘艾口刺喉梗
黃卷末醬燈影在糜殘肴脽鼻娌拾船鰤聚首數嘸
以溫慈眉家君遠遊乂或歸家諱說前飢恐挑新嗟
驩劇畏離守裾逶迤汝年二九歸于徐子徐子嶷嶷
丰韶娟美女令壻佳父母孔喜越明年夏先妣捐世
兄呌弟啼痛刻心肺較厥平日益相扶衛汝妹服闋
爲元氏妻各抱一子撫古心悽有懷則往時月莫睽
憐汝邇來載飢載寒炭不熾爐飡不登槃汝雖怡然
萎黃上顏嗽轟肺喉瘀簇肩脅去年維夏邀汝藥汝

汝舅捐館汝哭而去冬又急病余往灌藥邀來于家
臥第咯咯歷冬踰春沈綿旬朔不敢久留歸而謁姑
肉澌骨稜藥亦難扶暮春復歸難期回蘇家君衰晩
竭力以護廚則絕炊魚肉必具庶幾其咳在旁諦顧
孺人煮糜庻毋抑搔婢子偶語揮手牢騷汝知不諱
心不搖搖汝妹來訣淚落汝腮汝只無言淚眼頻擡
我何忍見天日爲霾徐君來覲謂有何言答曰無言
勸君夕飡六月三日大雨陰昏昨夕今朝家人缺食
汝知聾戚病以之革送兒歸家奄然絕息老親偯偯
父子兄弟惟玆三哭天下至聲汝今大寐其聽不聽

家君按禮乳母浴襲我與徐君絞斂嚴急手爲之戰
頴泚瀌瀌汝之夫黨我之朋儔君子仁人贈賻聿修
渴葬九日歸于舅丘先妣四子各肖一像汝之肖妣
頎然其長我於先妣爱肖其額汝妹肖語功懋肖髮
各自凝睇足慰悲怛不見頎然痛悼難遏每到汝家
汝必驩然爲人縫緘篋收傭錢喚婢沽酒笑置我前
我澆宅器勸汝汝承略分肴菜以啖阿曾今雖百往
觸目悲增汝妹今秋將移峽縣汝病方劇益篤愁戀
每年妣忌雙來祭見今年是日余益悲慟知汝不起
汝妹遠送明年此日二位俱空功懋五月取婦畿海

犀鞋烏帽爰習其拜病裏含愴婦歸難待事事傷心
我炊方忘爲吾弟者廿八星霜何嘗一日情義失常
徐君曰然爲吾妻者十有一載言談盖寡天資澹靜
不煩而雅褊悍可戢躁薄可鎭妯娌娣姒穆然無釁
似此女行應永其胤阿曾五齡與汝疾同羸黄而嗽
如覩汝容摩之煦之庶慰汝痌平昔人言兄弟凡幾
曰四某某是係同氣從今人問爲四則未麻木不仁
如剮肉骨兄憐弟降弟憐兄均是理犂然有順無越
閱汝生死我則寃酷汝雖便宜我炊誰哭土坎幽黑
恐埋如玉嗚呼慟哉尚饗

祭友人文

彼佛有喻人生人死泡沫芭蕉變滅如是泡雖善滅尚有繼起蕉有宿根藹含生理今子之泡一滅而止今子之蕉返緑難擬有逝莫回仍之無子一氣不傳斯而已矣若或有嗣眉鬚宛似我時往抱諦想而喜惟有墨蹟篋蔵數紙思來一讀神精旖旎寒暄起居備從口裏密字疎行纔脫于指庶幾若覿忽焉難企東門之東逶迤五里有楓聶聶酣霜而紫載酒同遊佳約在邇曾未一月子胡至此葉惟餘姸酒尚新蟻子獨大忘無聞無視名臣之後篤生善士品則祥雅

姿惟丰美士友心醉隱然爲倚期待珍重宜永福履
天而無胤名不載史紅旌蕭瑟銘彼末仕寒冬十月
而不留軌操文一哭选子錦水寘寘恍惚子其側耳

羅統禦使逸事狀

公諱德憲字憲之姓羅氏其先豫章人後有浮海而
東遂籍羅州始祖高麗監門衛上將軍諱富至典農
寺正諱公彥佐我　太祖征倭奴大捷于雲峰有諱
自康　本朝務安縣監寔爲公五世祖生諱繼祖將
仕郎生諱逸孫典涓司直長　贈左承旨生諱晊司
憲府監察　贈戶曹叅判生諱士忱號錦湖尼城縣

監　贈左賛成師履素齋李仲虎　中廟褒賢孝
宣廟擢遺逸事載三綱行實克生六子人稱六龍公
其季也妣　贈貞敬夫人光州鄭氏僉節制使虎女
以公貴累　贈三世考妣爵如右公生于萬曆元年
癸酉六月自幼智慮沈深儀貌傑特鄭汝立逆獄起
錦湖公及公之三兄爲怨家投匭者所中公年甫十
七憤往斥之謀議者皆驚散錦湖公竟逮係　宣廟
特原之惟公則編配鐵原宥還業騎射丙申遭錦湖
公喪癸卯登武科文翼李公德馨薦公才諝拜宣傳
官出爲扶安縣監壬子授義州判官甲寅丁母夫人

憂服闋由水原府中軍陞通政丙辰滿洲酋奴兒哈
赤僭號後金將駸駸東搶公每憂憤顑乘障自効己
未以北道防禦使兼吉州牧使秩滿轉宣傳官甲子
李适叛公佐都元帥張公晩破賊于鞍峴公後夫人
與元帥之妻爲姊妹元帥欲達于　上加封賞公固
辭曰縱有微勞公則褒之必來人言大丈夫安可受
人之疑只錄振武原從一等除鳳山郡守戊辰移安
岳郡守庚午爲御史所誣逮係時椵島副將劉興治
殺其帥陳繼盛聲言　皇朝有命而跡可疑　本朝
議討之欲先詷探　命擇可使者備邊司以公對自

獄中起攝刑曹叅議充接伴使入椵島則與治已移駐旅順兩兄與基與沛迭相守島島中洶洶公便宜應變鈎獲隱情陸續同啓遂 命畱劉宣川鐵山之間接應島衆辛未乃還壬申復授宣傳官癸酉充信使赴瀋金主列兵衛以見公不少動擧違約五條詰責仍潛覘虜中之疆域大小兵卒衆寡器械苦良與夫秣馬動兵之機歸拜定州牧使旋罷甲戌再以信使赴瀋會有譌言謂 本國助兵 明朝挾討金人故辱公百端拘之數月公隨事開誘辨其非實又密書虜情馳啓 上特遣宣傳官往諭之金人始許還

公乙亥爲昌城府使仍除義州府尹遞付副護軍丙子二月以僉中樞復差春信使將赴瀋至平壤遇金使龍骨大稱汗令請公還京待其竣事同往瀋中公曰龍將之於汗令我之於 朝命其不敢違一也時觀察使洪公命耉不受金使所帶西㺚禮幣故金使尤悖慢以爲金汗已收大元五十餘王子天意人心有所歸屬故將擬加汗大號貴國爲弟大金爲兄兄旣有慶弟不可以不知西㺚之來爲講此事爾貴國王子弟固當來賀公曰西㺚 明朝叛虜何以齒我金雖加號何遽使王子弟來賀龍骨大竟以西㺚行

果議加汗尊號宰臣及大學諸生交章請斬虜使童子投兎石逐之搆兵之釁蓋自此始時公次于義州武宰李公廓亦以回答使至金使逃歸邀二使謂之曰我諸王子有書而貴國不受此何義耶公曰書果云何若係加號我國君臣誠不忍受金使曰朝鮮徒尊南朝不識天命我汗招降諸㺚恢拓疆域尚不可以進位乎公曰我國臣事　明朝二百餘年君臣之義炳若日星奈何以嫚語嘗我金使曰使臣入瀋諸王子議加號雖欲不從得乎公曰吾雖首懸汗庭志不可奪遂與李公同到瀋館龍骨大責以渝盟又言

朱氏皇覺寺一僧爾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安得久據
而有惟我汗待人以誠有戰必勝南朝刻薄其亡立
待朝鮮服事可謂非計公曰我國雖小悖理之事不
忍爲也龍骨大曰朝鮮聞我西犯請兵南朝謀乘我
虛我且先犯朝鮮公曰西犯之計吾實不知安有合
攻此金人先自渝盟亡何汗將出郊僭號俘譯鄭命
壽請使臣往觀以試公意公拒不聽四月十一日虜
數十騎來言汗欲受賀可整服而待公曰吾得死所
遂與李公東向四拜壞紗帽裂團領因拔佩刀授命
壽曰必欲刼我速斫我頸二公復相與解髮駢首縮

結交手指堅握鈎連而臥汗又使騎促執二公驅向
南郊時汗已受僭號曰寬温仁聖帝國號大清年號
崇德八固山諸王子將校數千人排立左右兵威甚
盛促公立班於是虜人齊至執公手脚拖拽横倒髮
鬚盡落幾不得呼吸時公年六十餘猶力拒如搏戰
狀不暫撓脊以示不屈俘人旁觀悲不自勝潛畫沙
中嘉公大節汗使人誘公曰參賀生不參賀不生公
厲聲曰寧不參賀不生不忍參賀生於是鞭扑亂下
血淋于衣地爲之赤俘人爲虜將者愍之曰兄弟之
國使臣一拜害義者幾何而不自恤何至此公曰非

有若命雖死不敢俘人曰多也多也多也者歎美之辭汗受賀畢拘公于館翌日汗出東郊又執二公龍骨大曰今日不拜大受刑小拘幽公曰殺則殺囚則囚爾仍大罵不絕口虜又毆之折右脅俘人廣寧摠兵見公且死密語譯官朴仁厚曰吾輩世仕明朝甘爲俘虜雖不死非人也今見使臣不屈咄我慚惶顧不欲生遂止其毆饋盛饌公氣絕復蘇卧踢其器守者失色汗又令拘于館翌日大會將議殺公汗兄子要雖諫曰彼以死爲榮若果殺之我有殺使之名彼有成仁之節亦恐貽笑於他國汗遂不殺二日龍骨

大促公東還付汗書不許開見公曰開見有前規今
不可受龍骨大迫置裝中使騎百餘押驅至通遠堡
而歸公自念汗書押以新印不可齎又不可以毁棄
乃渾藏白紙青布之笥須以一馬托堡人曰馬病裝
重姑送瀋中以俟後日因使軍官馳啓邊上譌言公
參賀虜庭覰察使洪公驟聞之上疏請斬境上三司
及館學生趙復陽尹宣擧亦請按律時金公尚憲爲
吏曹判書力言二人奉使抗義甚明白罪不當斬
上命謫公白馬城李公宣川椵島都督沈世魁因俘
人聞二公不屈狀上奏 皇朝有曰逆虜迫脅 朝

鮮臣守義七月接伴使李必榮得奏本以啓臺論郎
止然世或謂世愳敢欺　皇朝噫人之不欲聞人之
善而必欲殺公如此及馬夫達特通遠堡所歸汗書
而至請加使臣不參賀不受書之罪宰臣崔鳴吉上
疏言抗節不屈擲棄汗書昭在人耳目沈世愳至奏
聞　皇朝且德憲狀啓之來也廟堂議加褒賞及橫
議猝發按以辱命之罪至謂世愳欺謾　皇朝臣恐
國家無以自解於　皇朝時隨行譯官申繼黯等訴
備邊司訟公冤九月　上特命釋公居數月金汗大
舉來圍南漢時公在羅州病甚不得扈從明年正月

上幸汗營汗問羅某安在向者苦不屈今不得相見耶自是我人入瀋者得公事尤詳承旨洪公命一以質子歸言停漢人有問二公謫戍信否曰彼皆不自引決近乎辱命故罪之爾漢人曰出疆之臣見殺則死不殺則不屈而已烏在其辱命因自指其頸曰只爲惜此自毁名節不自引決我輩之謂矣正郞李穓嘗見瀋人壁上揭二公抗節圖　烈皇帝因沈世魁所奏遣監軍御史黃孫茂降勑褒諭于我而椵島已破莫得以聞惟韓平君李慶全得其實而書報李公甚詳至是公之誣稍稍伸雪　上亦嘉之擢拜三道

統禦使己卯乃遞明年正月卒享年六十八葬于務安縣浮珠山公有二配咸陽吳氏全義李氏并贈貞夫人内外曾玄孫總若干人公性簡亢持身莊重耻苟容言議激厲詆議者蝟起而不少沮然料事動輒如神龍骨大之來留館也一日躍馬而逸人皆驚惑公急往見兵曹判書金時讓促令支供者往候于東關王廟曰此虜必陰覘南漢欲人不得測然歸必少憇廟中我若先迎候彼不敢謂我無人已而果如公言龍骨大憮然色沮公所謀畫往往出奇如此公沒後數年林忠愍慶業自登州至北京有人示公畫像

其受毆不拜流血模糊宛然如昨林公遂載其事於
日記後四十餘年公後孫零替不克有所表揚而世
亦寖與之相忘　肅宗十年甲子開城留守李公選
應　旨上疏請加褒贈言言切至於是　上下詢大
臣領議政金公壽恒議以爲羅某大節卓然而往者
朝論橫激請罪太峻今若追加贈命可以勸勵人臣
之節　上命贈兵曹參判然朝野之記載或踵謬
傳聞久遠瑕瑜相錯貤爵之典僅止亞卿　贈謚旌
閭缺焉不修毅魂幽鬱烈士增慨者百四十餘年今
上二年戊戌不佞隨使臣入燕得見乾隆所製全韻

詩汪有曰太宗文皇帝建號祭天列國來賀朝鮮使臣羅某李某獨不拜左右欲殺之帝曰彼守禮義而不屈殺之不可乃放還本國云文皇帝者汗也公五世孫璧天聞有此事且悲且喜歲己亥齋公遺事哀訴搢紳 上聞之命特贈諡曰忠烈旌其門嗚呼危忠由是而益彰幽寃由是而快伸公議由是而亟定天彝由是而昭揭盛矣美矣無遺憾矣璧天以不佞於全韻詩事有與聞之功請記顛末余固不敢以立言自命略撮其家乘爲逸事狀

六書策

壬子八月 命公編纂奎章全韻書既成 命閣臣尹行恁徐榮輔南公轍承

旨李書九李家煥校書校理成大中檢書
官柳得恭朴齊家校正仍 命諸臣對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盖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幷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溯擧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

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義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

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
有雙音併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
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
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
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
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
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
季頡也竺典所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
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横則如長舟之截
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雒開而

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稾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籒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

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洒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唯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昔以文字爲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妬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乎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子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而又當承命編鑾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乎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嘗閱夏殷周鐘鼎彝器欵識及古周易尚書孝經之文渾然圓樸皆具生生不已之妙非參贊位育裁成輔相之聖人不可造也大凡天體至圓故天之所生皆肖天而圓以其圓也不局不礙而生生不已大而日月星辰細而草木之實蟲鳥之卵何嘗有不圓之體耶故古之字體亦莫不肖天而圓聖王體天以之考文則天下大治至秦而事不師古以吏道易君道不惟燒毁六經遺禍後世六書亦隨而殘嗚呼此天下之大變夫李斯慘覈人也師承荀卿之性惡其心術蘊畜之猜險發之為小篆削圓為方背古

易俗以啓程邈徒隷之書邈獄囚也乆係雲陽幽鬱積中刱造隷書曲折無漸稜芒四出日趨於謬三代古文格而不行噫日之全規而變爲方匡月之半規而易爲縱結則字體之倒置可類而推至若點如仰釘畫如偃刀竪如立殳跳如倒鈎策如飛石掠如側戈喙如倚槍磔如垂劒嗜兵之象尚戰之習一於是發露向所謂肖天之圜生生不已者索然不復見矣以此而行之官府施之士民垂之乆遠世道安得而不危人心安得而不渝臣以爲秦之亡不亡於胡亥而亡於變易字體故暴秦亡秦無道秦虎狼秦之號

皆出於秦餘之士誦習孔子明於古書者之所爲也
恭惟我 殿下稽古右文建圖書之閣上應奎星圜
曲之勢 御定奎章全韻分命臣等校勘編摩仍又
策問六書卽古考文之制也臣等敢不竭陳謏見對
颺明命臣伏讀 聖策自書居六藝之一止乎將親
覽焉臣拜手稽首而言曰書爲百務之綱領萬品之
統紀乃所以列於六藝之一而兼該禮樂射御數五
藝者也徐鉉所謂八卦旣畫萬象旣分則文字爲之
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行於百代及物之功
與造化均不可忽也者不其然乎逮周之世書學大

備以其非此無以考墳典之淵奥無以驗制作之程度無以察天地之功用無以覺鬼神之情狀是故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以六書人生八歲知思漸開精氣向旺其於六者與性相近遇物相親隨見而悟逐聞而解誦之講之行之服之久而熟之觸類而長之則習與性成若固有之即之可以檢攝身心遠之可以辨別事物處之可以玩賾名理出之可以經畫軍民何則心細如髪不遺毫芒明析核綜無往而不當故也書之爲功不其大歟漢承嬴秦滅學之後蕭何著法猶有古意學童十七已上試諷籒書九千字

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當是時人莫不槩其簡易而易知元元本本有原有委匪比後世詞章取人終身不識六書者也蓋隷書雖行而兼通籀書者不以今廢古也漢之文治幾及三代者有以夫然則漢之賢良文學漸次至于二千石入爲九卿者皆以學童諷誦九千字爲吏爲史者也玆豈非良法美規能遵先王重文字之遺意也歟然而東京之末政廢教弛斯文墜地逮于魏晉書學書法歧而爲二自玆以往習俗膠固莫可救解時君世主欲效周秦舉而措

之要在先正其心君心正則政莫不正六書之正惟次第事爾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請因　聖問謹稽故事左傳論語中庸所引皆是言文不言字之證而同書文字始見秦皇之琅邪臺周易毛詩春秋所引皆是近育不近文之驗而文形字孳亦見於孝經之援神契不惟此爲然許氏說文序討原書則稱文數解說則言字此又可見後世文與字之幷稱也文象遞于結繩鳥跡代乎書契此是劉勰雕龍之言而敷衍易繫及書序者也獨體者說文之偏旁合體者係部之成字八象不及六類不至則俱有假借之字以

之通變鄭樵之師心獨見有如是夫指事之上下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各有其事可指而知也象形之日月取形圜缺象于篆體也諧聲之江河以水爲形工可爲聲也會意之武信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然戈是形而工是音則原係諧聲而左氏之誤也轉注之考老考老也老考也其訓相互可息匕丂之聚訟也假借之令長一字兩用聲隨意變也四象之爲經而有限以其主宰而無變也二義之爲緯而無窮以其推移而不定也假借轉注之說紛紜未定然借聲轉聲程端禮之言也因聲借義轉聲注義張謙中之言也

借義不借音昜疏之旨而至若因義而轉轉聲無義者三四轉八九轉者轉同聲轉旁聲者雙音併義不爲轉注者旁聲協音不在轉注者趙古則之言也此皆有據可息爭辨其所論說繁不敢陳八卦肇於伏羲古文剏於黃帝籀書著於周宣文隨世異則鄭寅之取譬於三代之三尚不爲無據書契之書文籍之文始見尚書序而疏云文文字然則文字書雖各有義亦容通釋秦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新莽居攝僞司空甄豐改定六體較諸八體則數既加二即古文與奇字數又減四即大篆

刻符及署殳二書也西域之梵印度之伽盧中夏之蒼頡出於竺典自居一二而稱頡爲季佛氏誕妄不足道也瑞華花草齊武所造雲霞之書山胤所製皆是六朝浮華之習其所得失何必覶縷長舟截渚春筍抽谷取譬横直不過藝苑之評品而引以說文類𠌯之誤也河驪效靈雒龜呈祥則羲卦禹範所以取則羊頭嘉禾炎帝之瑞而穗書之作蓋出於此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我思古人邈焉難覿則爲一展卷千載之久宛如昨朝我思今人曠焉不遠則爲一削牘萬里之遠迫在面

前以之傳道述事則道存而事該以之治官察民則
官諧而民定凡盈天地萬事萬物莫不有待而資焉
至矣哉文字之妙用也古文首出而大小之篆分隷
之書章草飛白藝始多岐莫能歸一後漢許愼著說
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
三字則秦篆之全也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
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而小學之傳不絕
如綫賴有此一書而已朱子別撰小學皆曲禮内則
之文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備焉或有媢於
六書之小學者妄相譏呰何其悖也按大戴記保傅

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盖小藝者六書也小節者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節也然則一切童學皆小學也六書之小學朱子之小學固幷行而不悖旣有大學之書則亦有小學之書而入於秦燒只餘古文籀文若干篇漢書藝文志始立小學家朱子之博聞豈不識此但補纂燒殘之小學故手定初本名曰小學之書可見其意之所在焉爾噫魏晉之間鍾王之流始以草楷相尚欹斜放縱惟取華媚悅人之目視六書如土苴蘇也匪人固不足責而羲之賢士何若是其違道至以溲媿變爲便娛攻

書之家踵謁襲謬迷不知改豈不慨惜或云草書出於堯舜之世則刱造者合被四凶之誅旨哉言也亦有一種別撰之習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而唐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漸歸于一此蓋文字陞降沿革之大略也我東則新羅取士能試字林文學彬彬爲三國之最麗朝專尚科舉未遑六書粤惟我　世宗大王睿智天縱字韻之學昭融一時數百年來士風不古人志未定字謁音謬日以益甚記曰衣而不識其名曰罔名者字也不惟衣爲然至如身體屬親宮室器用山川動植之類指而

問名苑然莫對其名者十居八九其不爲罔者幾希矣娚訓喃也而稱之以妻之兄弟侄訓癡也而稱之以兄弟之子趾本足指而訓爲踵也棟本屋脊而訓爲柱也羔是羊子而呼以羖攊藿是荳葉而呼以海菜獤以代貂椧以代筧勺以爲夕菽以爲太薔薇以爲海棠連翹以爲辛夷揮周同義仍因弁聲圖啚共稱曹曺異用似此之類指不勝僂而廼敢用諸文詞登諸章奏孰謂文明之世有此鹵莽之習也哉臣嘗承命撰次輿地書地名之俚俗雖不敢擅改物名之鄙野不得不釐正尤有感於六書之不明也臣愚以

爲字韻二書如鳥兩翼不可偏廢說文廣韻立之學
官以郭忠恕汗簡周伯琦正譌爲字書之羽翼以顧
炎武音學邵長蘅韻略爲韻書之羽翼購得善本翻
刻廣傳懸之象魏著爲程式使館閣之臣庠序之士
家塾之童場屋之儒官府之胥吏委巷之學究莫不
戸置而人習朝覽而夕究形意事聲假借轉注犂然
覺悟昔之厭惡今爲暢洽昔之譏笑今爲悅服更讀
經史頓然改觀則蠷之蚌屬不行漢人而販夫知之
笨之竹裏不藉武官而筵臣覺之夫然後疏章簿牒
功令簡牘一切文書舉皆形意事聲不期明而自明

豈曰少補然其明與不明寔係於君心應酬事物何莫非一心之造化而惟六書最近於心心正而六書之不明未之有也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臣竊伏念朴性源閭巷匹夫也其人已歿著述湮晦於是求正音通釋 御序弁卷仍命刻頒臣固感激欽仰 聖政之度越百王今又閱 御定奎章全韻字體謹嚴注脚該詳讀其義例通叶之韻華東之音幷井不紊洵爲說文之階而廣韻之梯也佇見字乳生生不已之妙斡運於人文昭朗之會而考文之治格致之學將爲貽燕之謨猗歟休哉臣謹對

返夢菴上樑文

仁里篤天彝之歡兄及弟矣精舍釋靈夢之訓父曰予今端居齋心恭瞻堂額伏惟返夢菴主人字曰大器資非中材事直齋於一鄉正是父師一體爲心溪之同姓奚徒民吾同胞苟新又新幸修齊之有志欲孝誰孝歎就養之無期玆廼經之營之菟裘聊以優哉遊哉邁軸青泥爲壁白石支柱南榮過肩潔茅代厖貞松揭椽中霤容膝辰之良日之吉崇禎紀元百餘年壬其陰丙其陽　獻陵迤北若干里聊占靈讖於昔寢爰錫嘉號於新居思義顧名肖子服膺洞洞

緣想爲夢先考提耳申申爲昭代之逸民葵傾可效作通儒之高弟茅塞何憂恭惟敎戒之意如斯嗚呼報答之心何已遊居寢處不敢忘也周旋奉持死生契活罔或墜之鄭重歸獻僕望洋之歎坐井而觀願得賢者結交不啻三斗之棘恥將世事掛念無用五石之瓠接冲襟於秋軒古人幸見今世披素心於夕牖一夜勝讀十年爰疏賀聯庸替祝史兒郎偉抛樑東古戰塲青濛濛丙丁年那忍說髮如虹冠欲衝兒郎偉抛樑南用夏齋妥三龕拜遺像知爲那宣尼考亭尤菴兒郎偉抛樑西峰之髻高雲齊落日烘　仙

裒栢色驟變紫蒼迷兒郎偉抛樑北山日光秀嶷嶷先人衣履攸藏春雨秋霜悽色兒郎偉抛樑上鳥孤征而遠颺毿何潔翮何勁遲注目寄遐想兒郎偉抛樑下十畝閒閒桑者朝又夕子衿靑農舍側畔書舍伏願上樑之後妻勑紡績子攻詩書熙怡瑞日祥雲不知老之將至灑落光風霽月可與世而相忘

奎章閣臣等謝曬書日宣醞箋 擬撰

曬秋陽以秘帙職忝龍圖霑需雲於初筵禮成貍首所以昭德敢當序賢伏念臣等讀中秘書遭右文主自慚地分之清切逈出尋常每瞻 天章之昭回

睨近尺五玆當燕射賜書之日特許晉接觀光之儀披金簡啓琅函日炙甲乙丙丁之部持雕弧破粉的風鳴虎熊鹿猿之侯不料縟儀之新成遽蒙珍羞之內賜九爵斯享遵宋帝之賜飲於鳳樓八籩既陳慕唐臣之預讌於麟殿鼓我舞我獻之酬之玆盖伏遇主上殿下武烈文謨神承聖繼聖人作而萬物覩煥乎經緯之文元首明哉庶事康猶歟弛張之道遂令內閣素餐之輩亦被 御廚黃封之頒臣等敢不摛藻詞垣咀英冊府飽馨香之至德薰蒸太和賁黼黻之皇猷照耀文物

閣臣等進　御定奎章韻瑞箋擬撰

竊以六爻八卦事物之至文無窮四等七音天地之元聲自在始知山川草木元無不字之形亦惟風雅典謨莫非有韻之語瞽史有聽音之訓保氏備教書之官寔爲蒙養之一端廼王政之急務亦多編纂之全副卽儒者之極工東京揭許慎之文統爲六書之淵藪南朝傳周顒之韻洵是四聲之權輿隋唐宋元之間譌鈌相望孫呂劉黃之屬辨說難稽蓋緣文獻之莫徵益驗眞材之不出不辨帝虎紛紛點畫之舛譌莫識妃豨滔滔音意之混亂繙經而句讀錯多所

廷於聖謨考物則名數差豈無損於王制恭惟 主
上殿下聲媲神禹之爲律道合皇羲之造書繹 英
陵訓民之音追述神智之肇刱奉 高皇洪武之韻
緬思昭代之宏規誕敷同文之治爰降修書之命
刪煩袪複庸期萬世之傳起例發凡將作一王之典
揭沈譜於編首採呂氏之書中原夫四般之音允爲
韻府之表準是以七家之撰同歸詞林之指南夫以
切韻訓詁之編綿以字母開合之法古文全讀因互
見與通用井井列眉華韻東音遵聲解與諺經歷歷
指掌居其三者是樂韻均於七而爲歌腔呂生子律

娶妻清濁高下不已之妙聲叶天音胚地闢發收合難測之微第次排以古叶之音尋常散在小補之帙采剔墳典才老之淹雅可觀調協詩騷朱子之篤信是驗末付各國之鄉語翻以我邦之土音三方縱是侏儒不待南北鞮象之解中國最爲爾雅亦辨遠近喉齶之殊蓋分內外之篇更別古今之韻惟部次之齊整統十二支伊工課之勤勞垂一朞歲快洗東方三韻之陋足挽上古右文之休　寶閣揭奎章之扁圖書充牣新編加韻瑞之目圭璧森羅伏念臣等莫辨正音難識奇字體裁鄭重賓仰淵鑑之昭臚列荒

疎空慚井觀之窄才竣編摩之役徒切兢悚之忱

測雨器銘 并序

測雨之器實創於 世宗朝二十四年範銅爲之長一尺五寸圓徑七寸置之書雲觀每雨後以周尺量水深頒其制於各道列邑其法中廢 先大王四十六年得其制於 世宗實錄鑄置昌德慶熙二宮及八道兩都其創其復有可以見 兩朝對時欽若之政也 今上六年夏大旱諸邑告災幾旬尤甚珪璧荐擧靈應未昔於是我 聖上責躬求言親禱雩壇屛繖蓋御衮冕終夕露坐旣將事因以待朝晞 御

鍾街放夾囚以下情輕者是日都人士女或有感激泣下者曰 聖上之爲民憂勤如此天豈不雨雖不雨民悅之猶雨也日未晡甘霈果大澍及夜準一尺二分是豈非我 聖上至誠之所感者哉然我 聖上不自有猶憂其未洽 命閣臣置測雨器于摛文院庭中更占其得雨多少雨旣洽閣臣等莫不蹈舞而言曰臣等近侍也其未雨也必先知我 聖上憂民之憂不敢不同其憂其旣雨也又必先知我 聖上喜民之喜不敢不同其喜是器也臣等之喜憂係焉其敢不敬守而謹候也哉撿書官臣德懋遂爲之

銘曰王惟省歲頒測器仿彼挈壺刻箭植零霑涷澍
積累議謹賑贏減驗穡事

龍珠寺柱聯 庚戌九月華城之龍珠寺成承命製進柱聯十六句仍俾往監董剞劂以揭之

三千歲優鉢花長春壽國十萬種菩提子有秋福田 護聖殿
八萬四千法門同臻彼岸二百五十大戒共拔迷塗 大雄寶殿
二萬里和訶國普沾石井功德泉八十頃祇陀園遍開金地吉祥藥 十方燈閣
七結無盡喜歡緣常住極樂淨土除一切苦惱想普渡大願慈航 極樂大願殿
鳫形獅形鴿形諸佛諸天千刼護牛乘鹿乘羊乘善

男善女一時聽天保樓前蓮花偈貝葉經不二門中天籟
香積飯伊蒲饌無量刧前地肥天保樓後兠率宮中熏大
偈普濟衆生般若臺上演眞詮超脫浩刧曼殊室利直到
佛祖不知處祗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那由他寮

雅亭遺稿卷之五

雅亭遺稿卷之六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六目録終

雅亭遺稿卷之六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與族姪復初光錫書

慘矣慘矣前月十七日事可勝言哉何以心溪之不

趦趄迺年才踰冠喪其耦耶况平日其孺人賢淑之

聲聞於宗族也况吾宗主祀之婦人也哉况無一塊

肉以續後哉年貧矣衣衾棺槨諸初終之物且以心

溪之迂且疎奚爲之哉余不佞旣聞其訃到于今而

尚於邑竊想我心溪恒時心弱聞隣人之哭者未嘗

不惻惻泣欲數行下且日昏黑忡忡怔怔際此悲恒之境能不過情而慽否正如飄零偏仄之萍倏忽蜉蝣之衣衰旺死生之理如斯而已矣莊生之鼓其缶放矣無足談也奉倩之傷神君子罪之偏無中節之道否徒惻愴悲刻而已則奚以想大夫人哉心溪非不知也迺今懇懇不置者慮之也切故也葬日及地定之歟貧家之喪隨有無而已矣然其絕無錢財何不佞雖宗族也而不能蒲伏往唁是豈常理也哉我慈親值冬寒病患彌留不能一時離也心溪應知之哉葬若速營雖其翌日拂衣入生衙宗族相逢言談

優游以塞悲抱是其望也
秋雨浹旬令人支離遠想餘禾頭盡生耳也奴至拜
手幅謹審侍履清安慰豁良深其離羣之懷共秋氣
搖落城市猶然矧伊邈處寂寞之濵者歟科日薄如
隔紙多有惱心事旣望來此事應諳矣秋潦溢漢頥
言行李愼涉稚川明五無𧒂景止少瘳汝温苦患毒
㾕云先民有言字畫必楷正又有譏草書之放縱者
賢者札草恐涉狼藉字或難解留心留心哉
前書値出遊未覆日日鬱陶且信音濶者月矣昨獲
問札謹審秋深連以沉痾連綿令始巾櫛云始憂而

未少喜也又聞淸州本家團會云想其樂怡怡也嚴
親月初南遊思親者懷與歲色垂垂深哉矧伊慈候
不寧熬煎熬煎稚川前月晦際歸陽厓明五往通津
景止亦南陽去焉於是同人俱落落矣秪吾也兀居
秋室讀中庸書吾與吾相守吾問而吾答也吾咏而
吾聽也恨無吾心溪子在傍尋繹也吾之口雖可以
吐出奇氣心溪之耳遠在三十里安得以入則受也
只吾之書猶可以照心溪之一雙炯然眸子也盍與
吾消遣冬之九十日如未也則有時寄我而文及詩
哉雖借人奇書以看而遠莫致之悵焉悵焉

延䄷心溪十有四日眼欲穿矣今我將歸奈心溪不
來何近觀此宗人頗無前日逸邁之氣悔心秋萌頗
欲念學眞吾宗之可賀也非吾心溪誰能導之正路
哉余嘗手摸夙興夜寐箴圖貼之壁願心溪每每勉
戒以得實效之地也年尚幼䂓模不深須可防其外
馳也
明日果歸心溪耶趂新年月圓而來是望德懋昨夕
宿果川店舍淩晨發程馬度銅雀氷東方纔白云矣
陽厓雪中見稚川遠眺海上羣山談話移時而歸耳
困卧不卽逢耿耿

携同人五六輩遊三角之西僧伽寺寺北有石室天劉中有白佛趺坐顴癯而口闊老婆如也背有石障刻大蓮花剝落纔辨文曰太平四年甲子盖高麗顯宗時契丹主聖宗太平四年距今乙酉八百二一年西巖有峰亘星荒碑獨竪道詵鐫符讖曰妖僧無學誤尋龍到此德懋咄曰安得一雙翅揷吾心溪之腋一翥東北向拍手狂呌贊此古物乎

獲手疏濟暑歊蒸侍履佳相不勝哀慰自我先妣棄不肖小子月己恰二圓矣猶能渴飢而飲啖焉且鬱熱攻中思所以清凉之蚊蚤嘬膚思所以爬搔之嗚

呼乃忍能頑然在生人之列乎夫離合盛衰何事也心溪應内記去年今日也粤惟三四少年子攻舉業于弊廬時以望日有事于我王母廟餕也頗潔矣先妣手具粉團角黍果菽之屬饋吾輩也而顏則欣欣然悲夫今日不惟三四少年之蕭蕭而不合席不見我慈母具時饌有事于王母廟自顧不肖小子纍然衰服之中使二弱妹備時鮮之食迺反慟哭而拜奠于靈座也彼粉團角黍果菽之屬猶依舊也何離合盛衰之不相齊若斯之甚也匪獨不肖小子哽咽不能言惟心溪其亦惻惻歟十日之雨何大注也實增

我無窮之慟禮云返哭必徐徐而行是日江寬夜迫
不能徐徐乃反疾馳而失威儀耶距南城門才數弓
禁鍾悠揚鏗然下鑰是時事可勝言哉仍寓于北橋
逆旅之舍夜稍深以飯羹脯果行初虞逆旅人忌客
之夜哭奈賓主不相將何我家君及舅氏姨弟茲然
只婦人泣不肖小子作嬰兒啼咽咽而已翌明返哭
于家連日行再三虞七月甲戌可卒哭是禮也體仁
兄睦而仁義者也視吾家如親兄弟親叔父母病也
審診之喪也歛襲之葬也穿築之使悲惶罔措羸弱
癡迷之少弟庶幾不大失禮儀盖其勞心幾八十日

德懋慼慼于中心亦嵲屼不自安心溪之睦亦美矣是喪也非心溪之曉暢節文以補我罅漏則可增益其不孝焉自今以後敢不謹誦二人者之睦於我外黨暨朋友曰體仁兄幹事而睦心溪氏知禮而睦云爾乎世之族不族久矣惟二人者眞族哉可不沒齒愛敬哉昔有人借稗書于鄭錦南錦南以小學書一部借之其人返送之曰此豈可以悅吾眸乎錦南笑且悶焉余看科臼之士只借東坡牧齋等集未見親近小學者也雖有之但應講耳豈眞知實踐哉錦南武人也能矯或人之借稗家德懋雖無狀粗攻儒書

可不副心溪之眞借小學也且心溪豈只應講者哉德懋數月内欲讀是書㢘幾不輕薄之歸姑爲心溪先借之心溪亦讀一卷二卷必先送也雖然心溪自以爲知癡叔乎何其以俗人之慳新不慳新論我歟人有借書人必借之況族有書而族借之況吾有書而心溪借之乎何其以苟簡之語嘗我竊不取於心溪也

一水以間杳如天末手帖至欣不可言敬審大夫人有不安節不勝仰慮德懋五月廿七日移家方其辭古居彷徨躑躅淚不能量杯圈猶與愴況遊居寢處

之室堂乎天乂不雨秋事可知奚獨野人安坐高堂
者憂亦不小也龍山之約秋甚好矣今日徐汝五餽
我圖書編恨無伊人在旁稚川自鄉來與景止日追
隨頗奇頗奇一爲來留宿約也何無勇決欲營堂或
乘暇命奴伐置枯株如何
憶中執書甚愛政欲藏置懷袖間也敬審大孺人長
有不安節心溪將何以爲心德懋今月初九丁日行
禫祭先王制禮雖不可越然三年之體則具乎心也
若涉大川將無所攀援其觸感于外銷泐于中可已
乎哉心溪之所憂卽不佞之攸爲其何措揮之有大

欲發狂小則發病愚者恬然惟賢人可以調過心溪之所不能辦顧此頑迂有何闕明哉頹墮之病是係氣質弱細也然居閒尤甚旣吾二人知此病則若對坐相警如貔貅萬幕遠瞭烽火迮警刁斗則庶乎清明歟從姊之婚在於今二十六日耳建堂未知在於何時伐木可趁其期何必勞心一筆雖禿可書心經笑領也

得手幅堪慰文辭之太露之誚深中余病然非不自知也譬如樹有花而實面有眉而眼矣也花與眉其不先於實與眼乎結實開眼次第事也姑待之稚川

昨日歸臥南陽惆悵而已可言者俱載前書中縱有
餘意奈又人速何諸字義列書別紙可按而睹也
綰染之綰虹蜺之蜺何義也　案字彙元無系傍
宣字似渲字之誤嘗見畫家有重潤渲染法盖施
彩之謂也按字彙渲小水也蜺音顯小蛤白黃二
種又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亦號縊女元無虹蜺
或誤見虹現耶

椓人曰貂璫貂璫是椓人之飾而在何處也　璫
充耳珠也又官者傳秦漢中常侍秦用士人冠皆
銀璫左貂明帝改金璫右貂悉用奄人爲之古今

注侍中冠以貂爲飾徐廣曰北方寒以貂皮煖額附施于冠因爲首飾漢官儀貂蟬注應劭曰金取堅剛蟬取居高飲潔貂取內勁悍外溫潤

萑苻是何物　萑音追爾雅萑蓷注今茺蔚又音完易說卦傳爲萑葦豳風八月萑葦葦之幼曰蒹葭長曰萑葦苻音扶爾雅鬼目注江東鬼目草又音蒲萑鄭澤名左傳鄭子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梆子軍中之用而何物　閱木部漏或是中國人棒字之俗用耶問諸讀兵人則曰以堅木爲之中

空虛晝則飼馬夜則擊之有聲以警未知然否及見福建水兵節目每以木梆金鐸對舉應是刁斗之類耳

洊字拚字何義　洊同渫曲禮蔥渫處末石經作洊轉音喬烝蔥蒩類也拚俗拌字音潘方言楚人凡揮棄物謂之拌俗作拚非又去聲義同通作判龜策傳鑴石取玉判蚌取珠

生日曰晬晬之義可詳歟晬面之晬字與晬日之晬同耶　晬音歲說文周歲也又音醉義同晬面之晬從目亦音歲目清明也又清和潤澤貌孟子

睟然見于面太玄初睟陸氏曰純也

緢何音義 音旬縫也又繞也

須臾出於何書 須臾俄頃也儀禮言不敢久也

又音勇縱臾與慫慂同又音匱古簣字草器也别

作簣蕢

舊年謝新年届如流水相接間不容髮夫能人生遊

居飲食嚬呢笑罵於其裏不能濯舊愆以大波灑新

德以長風但見鬓有華頰生皺可哀也已不知心溪

坐添一齒樂乎否德懋挽歲華而指點可悔可悲可

驚可懼者何其繁也惄然四顧如覺噩夢謹爲吾心

溪祝曰侍養多福學業加進眼中睡芒蕩拔無餘夜
夜讀書每至五更盥頮飲啖勿淹勿滯哉近日神氣
頗苶不可遠步少蓄脚筋可以謁墓其時相逢也
逢和仲以諦心溪平安狀又獲奉手帖日轉熱陪絳
帳動靜勝常慰心實多德懋叔母患風右臂不遂日
奔走醫藥焦熬何言且昨頭大疼減飡方擺脫衣巾
委臥所示故事未由攷證秖待後日書中數件付托
事亦當謀諸徐氏耳隣貴朴進士之謂耶何貴之有
三月出寓於坊中數百步里人家邀我同研凡數三
十請果赴之凡十許日做科賦二首半而罷今謂此

事耶

隱麈二字是何義麈是何獸　字彙麈同廬說文麈大鹿也爾雅麈大麃牛尾一角山海經尸山獸多麈註似鹿而小黑色盖麈皮黑而宜靴者也宋輿服志曰乾道七年用靴以黑革爲之云則靴色黑而用麈皮可知也李羣玉乞靴詩曰越客南來誇桂麈良工用意巧裁成則直呼靴爲麈如呼鼓爲鼉呼杖爲藜呼蠅拂爲麈之類也桂麈之桂意地名桂州桂嶺之桂也隱麈之隱亦或地名歟亦或如隱几隱囊之隱歟莊子隱几註隱憑也禮記

玉藻退則坐取屨隱壁而后屨註隱辟而屨不敢向人着屨也則隱㢟亦取隱辟而着屨之意歟嘉樹蔥蒨豐草綠縟卽想巖居川觀日益清美德懋飯沙磊磊門齒挫酸疊日苦呻腫血濃黃甚妨咀嚼且奴病不能持馬而家君憂其步往今又蹲坐天下事何其多缺也返夢菴上樑文初意逢着大器始欲把筆細思之既許大器則它言何可闕心仍搆兒郎偉以上而但返夢之義想來依俙幸略列其要以寄斯便前所著返夢菴記亦可示之否秀野射飲之禮其果行之否

疇昔書至出遊湖上未修謝書今憑昌輝口裏諦心溪平安撲仍知今年暑氣雖毒不敢入靜者腹中不佞與穉兒輩病暍涔涔苦事苦事前書所謂一人伊人沒姓沒名張三李四不辨誰某尋思移晷粗占一人無乃前日蒼栗園裏被酒淋漓時語次所及一段某人耶如影如煙殊不歷歷雖然心溪愛我之至疑忽闖生杯蛇亂眞牀牛歸幻書法森嚴筆鋒飛騰以吾弱綿且悳且懼瑟縮無光絕勝愈風之檄辟瘧之詩洒然冷然裨我弘多然試評來書蜂屯蝟起摠是疑膜嗟夫心溪者不佞之十年知心也慮從情起惑

隨愛生下語之際不諒微心十年之心溪疑猶如此
半面之某人交當云何秖恐蟯蛔輩投間而起簧舌
萋菲心溪之疑愈往而愈不可脫人來見我我往謝
之人泛語之我亦泛應之邂逅於宅室隨例酬答逢
着於道舉手一揖以此爲陷溺以此爲漸染排之斥
之有若塗炭衣冠者然心溪未免杞國之憂割席之
諷亦是隔靴爬癢奈何奈何但恨心溪之眼光不能
內燭不佞之心不佞之心光不能外燭心溪之眼黃
茅白葦彌望無際願借一炬洞然焚蕩不亦大快哉
世之所謂交道分數層節不啻千百以心溪之慧識

亦應揣摩醲郁矣世固有一見二見漬汚者矣亦有千見萬見而不漬汚者矣心溪則眞以不佞爲一見漬汚者不佞眞以心溪爲不眞知不佞者昔人曰願見一知己而死嘗以爲激言也心甚薄之伊今誦之諒非虛語心溪何不明言其人之姓也名也太拏論斷秪含糊不發作藏頭說話曰伊人也一人也憚宅人之知之也似亦是些子見處世法也不佞之待伊人亦用此等法也好笑好笑心溪之耳朶甚脆最易搖撼昔者有隣貴之譏于今數年果探其實贓否耿然一身每爲人疑訝間物痛自刻責而已不佞實愧

踰垣之潔心溪或類投杼之惑各自勉戒其在此歟
言甚絮煩揮汗數升只吐大略惟明目平心究竟用
意處勿令人見之也
五禮通攷今年從燕市來貯於內閣近日刑部尚書
秦蕙田所輯旣名五禮則亦另修喪禮與徐健菴少
有同異凡百二十冊其爲書詳悉可觀其直則不可
知耳士夫家未暇有之四庫全書踰十萬卷活字先
印其最要者二萬餘卷活字即木字也其序即詔文
也後當得送古之帙即中國俗語曰套我國曰匣
悲夫本菴先生之奄棄後學尚何言哉斯文之統緒

士林之依仰將若之何慟矣慟矣竊想足下廿餘年服事棵擢之痛其何堪耐如不佞者品材愚下雖不能執贄委身事之而平日眷愛亦云摯矣不覺涕泗之橫集職事縻身未由奔哭只自悚恧奈何奈何往見李鑄菴叙此衷曲而來耳史筌今十日已進之矣

與內弟朴穉川宗山書

南至夜得一律試觀之煮荳青煙翳夕林荒庭散步竚君尋萬家燈白梅齊䁥五夜雞長雪又深新曆黃柑驚節物大音玄酒見天心不知雷起於何處淸坐寥寥一笑吟題曰至夜共明五賦明五者讀件李氏

奎昇也修齊平治不獨堯典然也凡讀經史以大學三綱領八條自頭頭叅究則幾乎得道理矣此法余近始覺得比如天地間萬物萬事細究則陰陽五行無不配了也

近觀一書有曰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旣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余於此三復不已曰誠實工夫不忍獨饗持以贈君

或將古人格言涉獵看過愈於悠悠閑過而涵泳之功每患不足盖其禀受浮輕也力思其矯之之方而

已近得一談曰闡明心術變化氣質此八字不泛忽須留心也

君者方今之少年壯男子爾少陵有曰健如黃犢走復來正謂少年子矣一入場屋猶有三日委頓不能步五里之地此惰其四體者也仲由負米買臣採薪其果冉冉苦欲死乎君較此等人則哺乳臥襁之呱呱者也我言非戲

今年頻下雪遺蝗入地麥豐可知且霧淞花皓皓滿林條亦穰兆也預爲田居者奉賀也君書有之曰誇大太過傷君子之言意文不可易而論也爾言是矣

噫噫余見多矣稍解嘲花弄月則已滿鼴鼠腹矣不知此外有無限好境何有得得揚揚自以爲奇男子哉大開眼者在旁玩則眞蜉蝣蠛蠓蟣虱蚊蚋矣

平生中元日之悲自今年始而最也從今以往雖百元日余之不樂自如也除夕余自書曰崑崙可移措於東南兒時之樂不可復也玆豈獨增賤齒之感也

近日有一奇事心溪宗姪來宿焚爐張燭談古聖賢談已則復泛閱墳典各有輸贏夜旣闌燭落余手束緼取火煤灰栖鬓復整頓接續未了書絶勝於張三李四閒是閒非也

凡當新歲必有大悔咎大覺悟未知如君妙年有何之悔之悟耶心溪有言曰非年食人惟人食年斯言儘有味願世上聰明子不素呑年光文章有悟處然後立脚勿以中郎爲末季怪品侮之齋心靜會必透得玲瓏竇一轉眼則萬物皆吾文章也君才古質故以此救之然豈一切淫湎於是物流宕忘返也乎哉每當以此輩賓禮待之不可喚入我室反以主人事之也守株膠柱爲文之大忌惟君思所以轉活之余又噉一年猶舊癡奈何

君之科義果是斤兩文字而粤聞先覺攸訓科文奇

崛爲禁忌只纚纚收拾毛皮上過去余今春與數三
等輩攻是文自以爲淺之又淺鋒稜銷挫而如元遜
菴尹聖文張雲章皆是文之領袖見吾所撰以爲圭
角太露决非禮闈中體裁余未嘗不瀌然心服操毫
更爲之猶依舊也於是笑而抛之矣今君之筆力奇
古過於吾數層似非君所長也
殊鄉游宦頭無風味只有一段寄懷處堂名寒竹李
凌壺大篆頗遒勁北窻下紫竹數百挺風來翛翛時
把弟臂聯吟消搖良可樂也玄也能讀松也無痾否
阿川乃有此二雛吾安得不老蒼也

與尹曾若可基書

間者濶焉執事之顔貌話言只往來于中心尺牘之問先墜於案奉讀三四敢不謝而且愧先審執事之平安與隔滯之懷已而掇其讀覆紙面闔眼潛思曰不見曾若者旬且月我不得先曾若問曾若先我而問豈獨區區乎替面叙懷而止哉應必以古人之道勉我也吾將畢讀焉仍端坐更讀果爾心開目明曠然發蒙何幸鹵莽之質得此勸勤之諭執事既示我以古之人交道僕請言今之人交道以報焉今之所謂而金蘭而膠漆者徒以諧謔狎昵爲切磋琢磨彼

以謾語對之此必欣欣曰知心知心亦必以謾語報之所與酬應者女色博奕等事薰染之自以爲清致優游度日以至歲暮一不以道義相輔導過失相規箴萬一如執事者以古人之道箴之必展然而笑若風之過于耳甚者於心不平又强以謾語嘲之終不服也箴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則隱然心怒仍與之疎噫噫交之道存乎交之道不存乎執事平日以我爲可友交益久而少不以謾語相加惟能講學問談文章如今又以文字警戒之規箴之不怠焉於僕則可謂益矣於執事則未見其不損也僕雖譾劣亦能知

古今人交道之不同且受執事之規箴而不隱然心怒縱與執事論交道亦不可謂不益也來詩敬審辭甚蒼古亦可謂奇健愈往而愈變然詩未必每每奇健亦時有溫厚可也尊兄察之

曾若莫以不頻逢嗟之但安置吾意內而不棄擲雖千里猶對面十年猶朝暮遇也盈尺之牘亦足以宛覿須眉靜接精神曾若空然下平地瞥眼之間添了一齡復入北漢去於心快乎假使逃入蜀山中燒三千里棧道陰平更設戍兵魚腹排虎鳥龍蛇之陣然何來新歲月從天而降粘着渾身則元規塵猶可以

蒲葵扇障之此雖日萬洗沐不可少解脫我有一棊譜持獻足下以見在年三百六十日爲紋楸以吾之才業之年紀爲對局人長以快勝年紀爲要法使彼爲無心之着我才業則加十分力保萬全勢泉漲火燒兎起鶻落大喝一聲我師得儁來年之局如此又來年之局又如此雖百年我其日休矣進玉口含甘露咲沾病樹待覩其溢現之花耶夫譽之病誣也居然踰我日袁曰鍾何其濫也縱令中郎更生伯敬復出奈明文選無一隙地何某雖無狀其所立意與進玉大殊異而亦無相關涉彼住山北我住城西不害

爲彼爲彼吾爲吾正如鼻竪眼横紙白墨玄稻垂麥仰鶴長鳧短進玉之言曰楚語齊語吳粤閩蜀語鄉譚土音見在各殊此至言也誰知天壤之間有一進玉生出來快脫文墨蹊逕奇奇怪怪淋漓縱横手探蛟館舌湧蜃樓吾固知雖日脅之以曹溪之棒雲門之喝不少攺也或譏其非平陸坦途而遥峰絶巓也曰循危不知就安又以爲菽粟可長飽龍眼荔支不扶人氣噫不惟人知之吾亦知之雖然今有人平地立見二華揷天秀色横蟠掩目而過曰危哉危哉仙厨珍品羅列於前間之以脫粟飯掉頭珍品而頻頻

喫飯豈人情哉公庭爭訴之牒科場程式之務非進
玉猶可達車載也某主趣而欲靈進玉主氣而已幻
某全平不欲也全奇不能也故四分平六分奇時行
坦道時入深山進玉憤而扳鄙吝萌悶而滌塵垢囊
以衡霍峩眉爲蟻封彈丸愈矯激而愈探奇之不已
懸度鑿通無所不至其心亦悲矣某非昂峙而異進
玉者眞不及而自異者嵩山如臥華山如立不害爲
山也壞裙化蝶百合花亦化蝶翩翩則一也秭侯休
屠人也漢人不猜之卭竹杖土蘆布蜀物也身毒國
愛之張三之砌植黃牡丹李四之池發青蓮花即相

艶玩未必欲牡丹於池蓮花於砌也某與進玉其各立意如斯而已何必猜疑攻戰又不可俯首聽命甘心臣妾試語進玉惟我其知進玉也進玉之知我亦如此不亦榮歟我評虞裳可謂金稱定星黃鍾眞黍進玉心猶不滿畫蛇足續貂尾掇拾古人名字而云云非月朝評則點鬼簿凡曰如古人某勝於古人某者皆紅朽之粟也進玉猶作套語耶其論足下詩雖曰殊軌各具眼孔亦不相碍而任它自在何損於足下古人有擬月以眉者又有以鎌擬者大小雖殊摸寫月形月又自如

恭承惠牘頗慰索居詳審旨趣之趨善不覺歛容以弟之百無一善鹵莽蔑裂之資執事每愛而顧問不勝赧恧汗出如漿然其爲人也甚迂疎固滯能知聖賢與愚不肖之相去如天壤隔絕欲與古人爲期而但生也晚踽踽以獨行漸未免乎輕浮與言及此面鐵十重愚豈無其中而只緣飾其外以言此哉實有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可質其心矣執事之心其亦良苦憑豈不竭誠以告哉人生日用莫不由於五倫此豈異常難行之道哉只在乎隨其當然之理而已惟讀書可以進書豈老莊班馬之謂哉要不出大學小

學其宅聖賢之書皆可以開心進智惟執事勉之勉
之愚者之言猶一二可取者也
菰蒲中奇士往往伏而不出者多耶吾輩平生搜羅
古初之奇書反不知現在之騷雅訪以爲師友眞睫
在眼前而不見者也虞裳之什淹博而不濫幽奇而
不僻超悟而不空裁制而不短且筆氣蒼勁日記短
幅碎爛處逸態橫生定是人外物也
得奉前月初十日手牘一尺論懷對面千里良足慰
心回想十年前後兄髭未生弟頰不皴書圃藝林魚
魚雅雅不離時月以期皓首不意迸者或策馬於幽

薊之野或揚舲於南海之波合幷難而暌離易昔如淵中之魚鬐鱗相聚今似雲間之鳥羽翮分張去年今年皆如此亦不知明年之又如何也每一念至不勝惆悵弟靜居茅齋咀吟書堆裏日作蠹魚生活可謂得亨本分之樂而但老親旅食海濵菽水不繼有愧林烏徐公多病有時弄敗筆作墨荷花以寓其寂寞之情泠齋瀋中望見滿洲皇帝十五萬騎而來可謂壯觀楚亭時時過從把臂論襟鬱悒悲咤不得耗磨其奇氣奈何醉雪翁奄然觀化嗚呼九十窮餓潔身而歸可謂完人後生小子何處復見斯老哉玄川

元丈暮年薄宦久而不調買山之錢去益艱辦吾輩之窮胡至於斯大抵此丈温厚清直堪爲後生標準但惜其知者甚鮮而鬢鬚純白衰象日著也即吾兄童子時函丈似應觀感者深故不覺稱道之娓娓也兄之足跡幾遍新羅之墟何其壯也讀其詩可攷矣竟日人行紅葉裏黃昏寺出白雲中之句縹緲乃爾與楚亭輩擊節誦傳耳

與李洛瑞書 九書

雨屋張燈讀楊鐵崖詩遒勁快宕萬曆以後才子眞如蠅蜩蚊音

自聞足下托不佞以藏書使之手筆校訂評點喜而
不寐不佞十八九歲題燕居之室曰九書齋曰讀書
看書藏書鈔書校書評書著書借書曝書不意十年
來與足下名字相孚定匪偶然嘗作九書齋諺曲今
遺落不記矣沈蕉研嘗手點陶谷相公所藏書亦托
不佞校點其二十一史此皆能得古人典雅之遺意
也歲且新祝曰足下多獲奇書慧識日進不佞身閒
無病窻暉常鮮夜燈延輝而已閣閣者舊看翠子李
壽益金剛記中道得朗善君故茲送之
適有餽我日本竗楮試洗研搖毫欲撿古人佳事書

之回思同姓同閈同志之好者無如足下與不佞也足下旣藏我小尺牘紙如蜨翼字如蚊脚者俱惠之我當鈔謄以敦情誼

家中長物只孟子七篇不堪長飢賣得二百錢爲飯健噉嬉嬉然赴泠齋大夸之泠齋之飢亦已多時聞余言立賣左氏傳以餘錢沽酒以飮我是何異子輿氏親炊飯以食我左丘生手斟酒以勸我於是頌讚孟左千千萬萬然吾輩若終年讀此二書何嘗救一分飢乎始知讀書求富貴皆僥倖之術不如直賣喫圖一醉飽之爲樸實而不文飾也嗟夫嗟夫足下以

爲如何

得婆城趙敬菴書勸人爲學藹然可念世俗浮浪之子聞小學二字則反唇以誶見近思錄欠伸欲臥赤憎赤憎足下愼勿視作茶飯說話可也

日本摹刻嶧山碑篆家以爲稀有華嶽廟碑隸中之烏獲任鄙對之森竦可怖急雨麤沙泩泩露出折劒摧鏃想像其穴壯士之胸春悍將之喉足下其細玩之

鄙人之於甘也如狌狌之於酒也蝯之於菓也凡吾同志見甘則思之有甘則貽之楚亭乃忍三度嘗甘

不惟不思不貽有時而偷吃他人遺我之甘朋友之義有過則規顧足下深責楚亭

不佞嘗以爲朝鮮有三部好書曰聖學輯要曰磻溪隨錄曰東醫寶鑑一則道學一則經濟一則活人之方皆儒者事也道學固爲人根本之事尚矣也今世專尚詞翰於經濟蔑如也醫者之術莫詎明之千古有二段佳話陳明卿纖峭之詞人也拳拳經濟王子安輕佻之才子也曉達醫家不佞於二者未嘗不異而愛之今足下湛靜明慧有資有材年亦甚富若不專治詞章毋常眼筋心影湊泊於此等實心愛物之

事庶無虛活此世之歎如不佞陳陳太倉之紅粟何足道哉此二冊奉上雜抜三冊以賜毋重複前閱荼玩李伯時畫石搨先聖像及七十二弟子像于淵豐下未必貧天子贛癯頰未必貨殖顏瞀之顏猛如樊噲樊須之鬚可謂繁鬚梁鱣持鱣又何意也無乃伯時遊戲神通之筆邪然冠服古儼想當尒尒不必苛求其髭髮也高宗作讚若后子里樂子聲之屬苦無事蹟彌縫苟簡殊甚冷淡反不如伯時之放筆寓意也韓魏公北嶽碑廟撰并書渾樸典整真大臣也書脉從魯公來而但肥且雌耳王元美曰鋒距四出

不可正視非至論也亂時之節臣治世之輔相觀其筆蹟可以知也

古有傭書而仍讀之者僕嘗笑其太劬今忽自蹈幾至眼眵手胝嗟乎人固不自量也留溪外傳首卷奉贈燈底一讀明早朝還之此皆孝子忠臣烈妻畸夫毗益世道之書每讀甲申之際目淚浸淫骨青而膽寒也

有人饋吾以素冊者置研之北蕭閒岑寂時讀書之心油然而生雜抽古人得意文朗然而讀急磨墨書之不計世次心甚樂焉伊時雖佳酒美花無以易此

好也今忽憶李獻吉文欲錄置一二首送之也盖余七八年前所讀者也說郛一卷還送之也

不佞昨自南漢歸泓渟泬漻秋冬之際尤難爲懷者不獨山陰道上然也

水色集不書姓名非掌故者不知其爲許功臣褵且作序者不書姓名意是許筠也剞劂欲不朽而反藏其爲誰某東人之鹵類如是可與知者道欲還山海經文乍贈如何演蟬送去似是足下筆也

不佞雖非學者每愛重近思錄常置身邊日夜看得四三條暗自警省實不欲項刻脫手而足下所請安

得不遵凡九冊謹送送此則無可對眼之冊元文類或宋詩抄二部間其一惠借如何

歲新人漸舊君子宜崇明德不佞歲改以來不爲人客則人爲我客未得偷閒一相逢悵悵寥日暄而研氷釋欲尋舊課全唐詩替送爲妙輪回梅二詩還送如何

日知錄苦心求之經營三年今始紬人之秘藏讀之六藝之文百王之典當世之務訂據明析嗟乎顧寧人眞振古之宏儒也顧今世匪足下誰可讀此匪不佞誰復鈔此四冊先爲持贈賞玩如何前惠小冊寫

己塡滿願足下續惠之成我此鈔

流年冉冉朱夏又屆不從足下談經討史只緣不佞狂顚痛飮千株桃花之中不爾則杜牖飢卧讀貧士傳箋注於陵家李蜡字耳諸韻士詩卷送去一覽而還之

昨日同在先往會龍村林丈人於墨溪丈人疎朗温和愷悌人也話次稱李洛瑞未嘗不三致意焉時會者十人而詩者七人丈人苦勸余吟余辭不得今玆書上丈人之言曰科擧商賈也文章異端也仍相與飮酒樂而罷今日飄然向渼湖去矣澹園八咏還送

可也夜中借茶知足下有病患今日痊可否
以不佞之懶散安得日趨于字典之閣撿閱許多字
乎昔同春宋先生必借人書勸讀人還之書若不毛
且垢先生必責其不勤學更與之借焉有一惡少借
書不讀將還之恐被責踏摩其書假稱熟讀足下學
宋先生之忠厚可也況不佞非踏摩之惡少乎

麗末諸公中能嗣唐響者圃隱先生然繁麗少遜於
益齋奇健不及於牧隱大抵益齋是元調牧隱是宋
體何嘗有圃隱裊裊綿綿之態致耶又有名家選示
爲妙

古者閉門讀書能知天下之事然不可不詢問於博
極者足下可謂能知本矣當先徃待之李公要見乂
蒼輿地欲袖示之送之如何
春秋列國百廿四國多一字號而或有二字如小邾
南燕而此書連書之不盈本數幸另定二字以盈本
數以送如何
元泰定帝分天下爲十八路不可考幸於文獻通考
及清一統志沿革考出列書之以充十八路卽今惠
送如何勿以爲勞
僕竊以爲中原元氣之所萃故日月不旁照水土鍾

其和聖賢之淵藪而文獻之亭毒也安南故交趾之域也距燕京萬有餘里歷世文物彬然可觀琉球海中之一彈丸也然遣子入學自明至于今勤勤懇懇丕變夷風此皆僕考撿典籍獨自歆羡而人所不知者也惟我朝鮮箕聖之所避地而距遼東千有餘里典章禮樂爲四夷首較彼交趾琉球其爲文明顧何如哉故歷讀前史外夷列傳朝鮮爲第一其次安南又其次琉球匪謂其强圉列序其文明也故崔致遠金夷魚金可紀崔承祐貢擧於唐朝至今照耀朴寅亮使宋而名滿天下徐兢著高麗圖經而金富軾特

列世家降及胡元益齋李公奉使西川降香江南稼
亭牧隱父子登制科至若我 朝開國與 皇明弁
走使价頻繁式無虛歲延至二百酬唱之盛觀感之
摯可謂至矣然反不如三朝之極盛爾

墨莊先欲贈我佩文詩韻我辭之請以韻略韻略稀
貴琉璃廠二十餘書坊求之數日始有此本其情誼
之敦厚有感也行忙未暇見之足下先曉其凡例吾
輩有韻之文皆爲金條則潘公所謂有關文運者恐
非虛言

統志蒲州所謂箕子墓不過引蒙縣箕子墓匪別有

墓於蒲也天下凡謂箕子墓三一則蒙縣一則平壤未知其一在於何處也

拜帖以諦近間起居珍毖昂慰何已鄙人豹直摛院日寫近萬言手指麻木矧又客使渡鴨水秪隔旬餘爲供頭目明將還縣勞薪如此浩歎奈何紀年兒覽方在徐直閣第其他皆在縣衙秪將蜻蜓國志二冊奉呈

地志草看詳一番可謂盛水不漏而名宦人物實難評議鄙之淺見以爲一遵勝覽載錄又細櫛三國史記高麗史勝覽遺漏者一一補編又從磻溪地志若

崔煙村之流鈔載以　明宗朝爲定限而　宣廟以後則姑闕之以俟從便區處勝覽所載者若有疎略忒甚略玫信書添補至若孝子烈女亦依　明史之例已有昨日面議輿地係于史流須十分審愼是企

人生離合如流水浮雲初無定局而未有劇於今春之分張也不佞幸無疾恙而自前月又復勞薪於武藝圖譜之役匪久雖可竣事仍入內閣校閱　御製柳寮亦以此役不在輿地之局耳府下士人李仁燮卽不佞祖免之親也曩者蓮洞將臣之爲寧邊仁燮以其孤子無依仍作本府鄉人贅壻今雖産子女永

爲遐土之氓寧不可憐卽須伻存邀見隨事曲護俾
其出入衙中以爲依藉之地幸甚且其人頗謹拙無
他才具雖親近必無依勢作弊之端故如是深托焉
矧又不佞之族姪爲貴府之部民亦係稀有之事也
又聞吉衙者爲前官之別監坐事囚係於府獄云雖
不知所坐之如何而其祖故別提仁和卽關西夫子
也以鄕薦除官辛壬誣獄起棄官而歸因有一詩曰
先祖當年汪書退孱孫今日別提歸敢言 聖世知
幾去却憶鱸魚秋正肥 先王朝召見其孫衍誦
此詩而嘉奬豈不盛歟衙之罪旣非元惡大憝則豈

無念舊曲宥之道耶亦須論報償門從近勘放使賢人之孫保存其家業如何

荐拜惠書且披且讀何異握手促膝譚言娓娓矧審每吟和陶之詩不作弔屈之賦任運騰騰騰騰任運爲之欽誦不侫又當編韻之役櫛字查畫細入毫芒天氣向暖心力易解不勝煩惱自顧孱軀百體俱具而所恃者行年五十巖電燁燁香祖所謂異人眼睛自編韻字空裏眩花諒非細故近者令公之量移盖緣輿志之易就雨露霜雪莫非造化書中許多所教商議閣中諸公則大槩咄歎其著手之稽滯而內閣

書籍不可擅送鄉野地係左輔稍移便近事甚適宜旣在謫籍未必如是毫煤絲欄如例給備云其言未爲不可令示四難不待令公之言而已預知之矣略略修纂以待他時極意了當似是次第事耳第從平易條例火速起手如何人物名官等所定方略可謂得體以此定之如何人物考內閣所貯爲二本從當議請於閣臣而未可必此事恰如徐懀圃放歸田里摠纂一統志何其奇也 莊陵志亦非至今延拖者亦非他人所可擅改何畏其太守也其書盡在沈待教家以其改修配食錄也亦當索去校閱耳配食錄

考據詳明堪作不刋之典以此修正則省力於本志
但草藁秘不出奈何京都志在於閤中當收拾出送
黃華旅稿恣意評騭敢不如教復續十餘年前事詎
不欣然
全韻草七葉先托秘省校閱遞傳于郁中必須看詳
注脚如有紕繆爲之付籤期於簡明安望其盡善也
若得事半功倍之術當免頭白汗青之誚如何如何
半日可以勾當送伻則卽須出付以爲輪回諸處不
多日竣工豈不快哉空鈌處略略塡滿無至推退割
付之境也輪看次序先送秘省次執事次柳次朴次

內閣次李令公紡車相似不可暫停七葉今送朝前
覽訖如何
今來五葉只有二籤左右其倦矣乎俄有內閣之趣
而諸處遲速不一悶絕昨問三字義意不明白可鬱
灤水有二而一明一暗從遼西水名似好耳瓊叟見
邯鄲淳藝經有曰|||今之骰字也摴字訓今其葉
不在當更考左右之校書精切更無其敵而柳惠甫
接武探覓捉得左右之所未覺非惠甫工於校書大
凡校書妙理無涯也又十二葉換送并前葉逾六十
二兩日可竣工城市全圖金剛峰詩奉呈耳

慫慂之慫當訓勸也慫慂而今此韻例慂字既訓勸也云云慫字又有驚也之訓則慫下不必疊訓勸也假令慫無他訓則疊訓勸也云云餘皆倣此洶溶之溶果是誤書洚卽降而河內水名與洪水全當商量改正劉訓之誅也刑也當易置葵下只訓椎也業欲刪之未果假令訓終葵亦不緊要既有本意則未必添書此等訓以其似於韻府所編文字也葵下當書姓也云云凡姓名之訓姓也人名云者其爲音因人姓名而另具一音若丐侯食其之類也葵則只是一音不必特訓姓也庫訓云云此係義例若無人可稱

則只訓國名湄訓水草交甚近正當改正一字之別見他音者互註兩音如釭音之江降也又如我音仝而毋義有異者字義仝而音毋有歧者竝本註下界圈別註匪圈無以別也㸃下㡯𠁾下既有餘地當添註至若餌下者割付者誤矣匪餌乃底此等處發摘如神令人不覺洒然如冷水澆背但訝明公捨不得翁訓鳥頸毛至曰恐未必駭人目以其出於說文急就云何公之不諒物情若斯之迂也鳥頸毛出於二書乃所以駭人目大凡甚麽說文何物急就又况郍箇鳥何與於我其不艴然大怒曳笏却立者幾希矣

且千萬字皆具本義若逐字訓之則是不下訓花跗焉下訓黄鳥然後可謂窮源然有誰知之要明公一場噴飯胡盧爲發諧語耳今來五葉所校一切改正可謂昭然相契

雅亭遺稿卷之六終

